

史記
彙評
本紀

六之十二年表一

六之十三

漢書門類			
二	三	八	一
三	八	三	一
三	八	三	一
函	架	冊	六

內閣文庫			
二	三	八	一
三	八	三	一
三	八	三	一
函	架	冊	六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33	
冊數	16 (2)		
函號	279	43	



A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Kodak, 2007 TM: Kodak



史記卷六

秦始皇本紀第六

漢草文庫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為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好

悅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為

政，姓趙氏。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為秦王。當是之時，秦地已

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

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不韋為相，封十萬戶，號曰文

信侯，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為舍人，蒙驩、王齮、麀、公等

為將軍。王年少，初即位，委國事大臣。晉陽反。

曆順之曰將
言始皇并天
下故先提出

齮音欵一
作麀音

史記卷六

秦始皇本紀

楊慎曰此後
俱編年者帝
紀體也

陽音場

亦以讚曰春
秋其義例其
變文皆有說
此却只是避
一律故有意
為淺不必有
說然縱練最
工錯綜有態

元年將軍蒙驁擊定之

二年庶公將卒攻卷斬首三萬

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王壽死十月將軍蒙驁攻魏氏陽有詭

歲大饑

四年拔陽有詭三月軍罷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十月庚

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

五年將軍蒙驁攻魏定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城皆拔之取二十

城初置東郡冬雷

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出兵五國兵罷拔衛迫東郡

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

七年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將軍蒙驁死以攻龍孤慶

都還兵攻汲彗星復見西方十六日夏太后死

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死遷其民

於臨洮將軍壁死卒屯留蒲鶮反戮其屍河魚大上輕車重馬東

就食膠毒封為長信侯予之山陽地令毒居之宮室車馬衣服苑

圃馳獵恣毒事無大小皆決於毒又以河西太原郡更為毒國

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四月上宿雍已酉王冠帶劍長

信侯毒作亂而覺鳩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

醫音鳩

鷓鴣字

膠音年

毒音毒

鄧以讚曰封

為子若膠毒

下是書法

茅坤曰次定

毒之亂如畫

史記 卷六

秦始皇本紀

二

文色震盪

陳仁錫曰遷者四干而死者僅二十人重人命也

董份曰不先說秦政逐太

后而遽及茅金隱星曰秦王非其名義也假諸侯倍義故畏名耳

鄧以讚曰簡有致鍾惺曰從好慶看出不好慶妙妙

翟君公舍人將欲攻斬年宮為亂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毒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毒等敗走即令國中有生得毒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毒等衛尉竭內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狗滅其宗及其舍人輕者為鬼薪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家房陵四月寒凍有死者楊端和攻衍氏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

之。繇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復居甘泉宮。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強。諸侯僻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不出。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為人蜂準。長目。擊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

李讚曰可見
斯是繆身
極音老
鄧以讚曰三
人同攻翦又
獨攻翦歸翦
將文法三變
後二節皆倒
句大妙
鍾惺曰簡練
錯綜章法尤
妙
張之家曰奪
爵遷遷勿奪
爵此上下顛
倒句法也
鄧以讚曰爽
不雨為乃雨

如言

秦王覺固止以為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

十一年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關與檫楊皆并為

一軍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下什推二人從軍取鄴安陽桓齮

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竊葬其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秦人六

百石以上奪爵遷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自今以來操國事

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視此秋復嫪毐舍人遷蜀者當是之

時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
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殺趙將扈輒斬首十萬王之河南正月彗

星見東方十月桓齮攻趙

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

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雲陽韓王請為臣

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地動

十六年九月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初令男子書年魏獻地於

秦秦置麗邑
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以其地為郡命曰潁川

地動華陽太后卒民大饑
十八年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下井陘端和檫河內羌羗伐趙

陸晉刑
唐音雅

史記卷六

秦始皇本紀

四

陳仁錫曰漢高至故里而布德秦王至故里而肆暴二世而亡幸矣

端和圍邯鄲城

十九年王翦薨、魏盡定取趙地、東陽得趙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鄲、諸嘗與王生、趙時母家有仇怨、皆阮之、秦王還從太原上郡歸、始皇帝母太后崩、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代之、自立為代王、東與燕合兵、軍上谷、大飢、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徇、而使王翦卒勝攻燕、燕代發兵擊秦軍、秦軍破燕、易水之西、二十一年、王賁攻薊、乃益發卒詣王翦軍、遂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東收遼東而王之、王翦謝病老歸、新鄭反

君一作軍 昌平君徙於郢、大雨雪深二尺五寸、

地、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降、盡取其

地、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擊荆、取陳以南至平輿、虜

淮一作江 荆王、秦王游至郢陳、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為荆王、反秦於淮南

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

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還攻代、虜代王

嘉、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五月、天下大酺

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將軍

酺音蒲 正義曰既平 暫起魏燕楚 五國故天下

下大補也

鍾惺曰奸惡
之極
鄧以譖曰仿
佛湯誅武成
之意
陳仁錫曰詞
旨刻戾絕無
惻隱意
又曰命詞簡
老穉然深古
鄧以譖曰簡
質然却自具
態

陳仁錫曰秦
法尊君非懼
議其後也
鍾惺曰果符

此言

王貴從燕南攻齊得齊王齊亡建秦初并天下四段皆用一而字今丞相御史曰異日韓
王納地效壘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與兵誅之
虜其王寡人以為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
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與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
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
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
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為賊兵
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為亂兵吏誅虜其王下齊
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與兵誅暴亂頓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

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
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
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
郡縣法令繇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
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
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
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制曰朕聞
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
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

卷六

秦始皇本紀

六

可嘆

鍾惺曰此是
秦取天下本
領用以守天
下所以亡也

鍾以謂曰論
甚當不宜以
後事敗非之

董份曰雖數
語簡勁雄武
有取天下之
氣
陳仁錫曰亦
是一見但不
虞孤立之禍
耳

錄音三

二世三世至千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
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
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
六尺為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劉毅房深事皆
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
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
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
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

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
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
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
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
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廷中一法度衡
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
北嚮戶北據河為塞竝陰山至遼東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
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
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

陳仁錫曰德水極廟命石皆古鍾惺曰無積之想

楊慎曰諸銘直致無華采頗雜以吏牘自是秦時一様文字王維楨曰秦文字質直而簡核如此

索隱曰泰山刻石銘每三句為韻下之栗碣石會稽三銘皆然隔一作融

睡音絲鄧以讚曰古二十字作廿音八三十字作卅音九此諸刻石中二俱從廿卅作四字句為是

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

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焉作信宮渭南已

更命信宮為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鄜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

自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

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

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其辭曰皇帝

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

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

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於後世順承勿華皇帝

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風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

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

靡不清淨施於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於是乃並勃

海以東過黃腫窮成山登之栗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大

樂之雷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復十二歲作琅邪臺立

石刻頌秦德明德意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

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

事已大畢乃臨於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

搏古專字
揖音集
陵作凌

鍾惺曰說秦
洪甚透

天之下搏心揖志、器械一重、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
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奇○語○陵水經地、憂恤黔
首、朝夕不懈、解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
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
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避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
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
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
六合之內、言後、句、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
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

王維樹曰列
侯倫侯五大
夫各隨人註
不厭煩替若
後人為之則
肯矣
陳仁錫曰君
暴臣諛莫甚
于此
鄧以讚曰長
短句錯綜
鍾惺曰無忌
如此
鍾惺曰驕使
之至忽及神
仙

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於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
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
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
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
或朝或否、不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
皇、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
其身未殒、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
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於
金石、以為表經、遷、文既已、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

金隱星曰天下既定反覺無聊此段寫出秦王驕恣景况縹緲無際
宋子虛曰前者史何以書禹入秦也秦耻不得周鼎而詭書史因之不改也事有若寔而妄者秦得周鼎也有若誣而寔者禹入泗水也浪音浪

索隱曰三句為韻

鐘惺曰語高

萊方丈瀛洲僊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上自南郡繇武關歸
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為盜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眾刻石其辭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眾臨照於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

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經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燁旁達莫不賓服烹滅疆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則大矣哉字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於石表垂於常式其東觀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於海隅遂登之眾昭臨朝陽觀望廣濶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疆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翕滅六王闡并天下萬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

余隱星曰秦
始皇難得無
事故特書

鍾惺曰此等
取與事往往
與刻石頌功
連說妙有深
意

鄧以讚曰秦
平疑是秦字
考叶韵
蘇音選
以一作分

適音滿
並音傍後
並海上等
俱同

遠通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祇
誦聖烈請刻之采旋遂之琅邪道上黨入

三十年無事

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賜黔首里六石米二羊始皇為

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

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壞城

郭決通隄防其辭曰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

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

諸侯初一秦平隴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

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

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

仙人不死之藥神仙報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

神事因奏錄圖書神仙報曰亡秦者胡也神仙報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

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

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墾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

海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為三

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關陶山北假中築亭障

鍾惺曰師古
二字伏坑儒
發書案

以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

鄧以讚曰文
氣甚古質

辟音避
金隱星曰自
古大奸惡無
不具智辨未
有若斯之狠
憤者然奸人
文字後世多
以人廢獨斯
之言雖甚恨
者猶喜讀之
豈非其胆手

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謫。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

口皆是冠乎
諸奸群雄之
上或
鍾惺曰亦自
說中似學伎
倆

鄧以讀曰寫
始皇意只用
吾聞二字轉
妙

鍾惺曰如此
舉動自是萬
古第一橫漢
鄧以讀曰只

標大意寫然
形勢已備是
略欲法筆力
而有氣
一應音難

鍾惺曰便是
二世稱朕不
聞聳之師

史記

以言、語代敘○事又一○文法

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
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
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
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為
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
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
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大旗○周馳為閣道
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

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
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
分作阿房宮○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椽○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
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為秦東門○因徙
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虛生○說始皇曰○臣等求
芝奇藥○僊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辟惡
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
不需入火不爇○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愉○願上
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真

鍾惺曰亦自
敏甚惜不善
用

鄧以讚曰語
若莽莽然其
寔精簡蓋以
氣為章法加

三、鍊、句、句、工
云、章、法、加、之
靈、矣、以、鍊、精
氣、不、拘、古

茅坤曰恣秦
無道數言已
盡
鍾惺曰將貪
字換却勤字
權勢字換却
政字深文妙
手
衆音終

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一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
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
靡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
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
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羣臣
受決事悉於咸陽宮候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刻戾自
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為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
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身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
上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

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
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
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
此未可為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
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
練以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
姦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
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詛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
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

李贄曰秦法
大機括
鍾惺曰秦法
亦有不能到
處

鍾惺曰此等
詩惜不傳甘
質與想出世
及上

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
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絕之臣恐
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
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
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
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為仙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
命樂人譟弦之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
者曰為吾遺瀉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
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足知一

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
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
爵一級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
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浮
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
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曰
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
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

鄧以讚曰不
作奇語却自
古練可喜

鍾惺曰秦創
守不出此四
字

鍾惺曰二字
春符妙

陳仁錫曰開
風教語
猴音加

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
專信貪戾、傲猛率衆、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
使、以事合從、行為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
殄息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
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
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
泆男女、繫誠夫為寄、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
威化廣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
不順令、黔首修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與舟

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還過吳、從江乘渡、竝海上、北
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
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鯨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
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
以大魚蛟龍為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
致、乃令人入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
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竝海西至平原津、
而病、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為壘、書賜公子
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壘事所

茅坤曰始皇
崩本末持詳

斯傳中故子
凡略
輶音溫
鍾惺曰盡一
秦皇帝居國

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丞相斯為上崩在外恐
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棺載輶涼車中故幸宦者參
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輶涼車中可其奏事獨子
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
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
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為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
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其賜死語具在李
斯傳中行遂從井陘抵九原會暑上輶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
石鮑魚以亂其臭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為二世

鍾惺曰三字
突其愚也
鄧以讚曰寫
曲折盡而
文絕二隋蓋
天着意鍛鍊
銅一作銅

皇帝九月葬始皇鄜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鄜山及并天下天下徒
送請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椁宮觀百官奇麗珍怪徙藏
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
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度不滅者久之
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馬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衆葬既
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罪已藏閉中羨下
外羨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
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趙高為郎中令任用事二世下詔增始
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羣臣議尊始皇廟羣臣皆頓首

鍾音延

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為
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成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
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
凡七廟羣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為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
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
示彊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
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
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
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

茅坤曰高借
嚴刑以立威
而擅權

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
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遂至遼東而還
於是二世乃遵用趙高申法令廼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
尚彊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為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
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
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
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
下下以除長短句為偶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
遂從時毋疑即羣臣不及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

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公子將問昆弟三人，因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閻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閻曰：關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閻延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羣臣諫者以為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四月，二世還至咸陽，曰：先帝為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為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作者。

鍾惺曰：不如此不能速亂。茅坤曰：又提嚴刑伏後案。楊循吉曰：太史公敘勝等起兵在用法，刻深句後有骨意在。

復土鄜山，鄜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弗就，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盡徵其材士五萬。也。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糴粟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七月，戌卒陳勝等反，故荆地為張楚，勝自立為楚王，居陳。遺譚將徇地，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立為侯王，合從西鄉，名為伐秦，不可勝數也。謁者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羣盜，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武臣自立為趙王，魏咎為魏王，田儋為齊王，沛公起沛。

此音擔

史記卷六

秦始皇本紀

十九

史記

項梁舉兵會稽郡

茅坤曰以下詳陳涉劉項中故微數言以見其概凌約言曰敘叩擊盜藺而有

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戲兵數十萬二世大驚與羣臣謀曰奈何少府章邯曰盜已至衆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酈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廼大赦天下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而走遂殺章曹陽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殺陳勝城父破項梁定陶滅魏咎臨濟楚地盜名將已死章邯廼北渡河擊趙王歇等於鉅鹿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羣臣不敢為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與

揚慎曰此諫辭不滿五十字而寇亂之盛虐政之弊及所以救之者皆具

穀音學
鄧以讚曰此湯稍更衍得刪數語更妙

高決諸事其後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毋已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羣盜竝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飯土墻啜土形雖監門之養不設於此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築垂脰毋毛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凡所為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為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為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法朕尊萬乘母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

卷六

秦始皇本紀

二十

郭坤曰不為
邯三傳故獨

充吾號名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
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羣
盜竝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為是上毋以報先帝次不為
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
辱自殺斯卒因就五刑
三年章邯等將其卒圍鉅鹿楚上將軍項羽釋楚卒往救鉅鹿冬
趙高為丞相竟案李斯殺之夏章邯等戰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
恐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
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項羽急擊秦

軍虜王離邯等遂以兵降諸侯八月己亥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
聽廼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
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
言庶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毋能為也及項羽
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前章邯等軍數却上書請益助燕趙齊
楚韓魏皆立為王自關以東大氐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
衆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誅及
其身廼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
占夢卜曰涇水為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欲祠涇沈四白馬使使

王琴曰趙高殺二世與子嬰殺高故事之妙當細玩徐廣曰一云即中令趙成鄧以讚曰趙成即中令互見猶是左氏法

鄧以讚曰趙悉無不盡是許敘法

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使郎中令為內應詐為有大賊令樂召史發卒追劫樂毋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聞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告我亟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

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延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死以空名為帝不可宜為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羣臣誅

陳仁陽曰有
始皇之略

茅冲曰以下
附羽之慘作
秦結尾

鍾惺曰一矣
字餘音雙感

茅坤曰以下
藉述賈生過
秦三論

董份曰過秦
三篇其文極
古與先秦相
上下但其文

之乃倂以義立我我聞趙高死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
我齊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
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
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子嬰為秦王四十
六日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即
係頭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沛公遂入咸陽封宮
室府庫還軍霸上居月餘諸侯兵至項籍為從長殺子嬰及秦諸
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子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
分之滅秦之後各分其地為三名曰雍王塞王翟王號曰三秦項

漢羽為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諸侯秦竟滅矣後五年天下定於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勲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
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於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
始皇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
推言之也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
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
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
刺疆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難於是山東大擾

史記卷六

秦始皇本紀

三

意有重謀慮
耳
鄧以謂曰三
篇間有重慮
此正古文反
覆妙處如離
騷之中三致
意議論不速
讀之不快然

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
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
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
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
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
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竝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
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
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
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倚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

鍾惺曰此一
轉文章原委

以利合非有素王之信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為亡秦其實利
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
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為
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遠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
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
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
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
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
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

獨有左國之
風蘇長公制
策諸文多用
此法

即以讀曰三
論筆端甚鼓
舞揚之則上
天抑之則入
地江河之勢
沛然金石之

高作
尋鈔爾卓為

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疆也。禁暴誅
亂，而天下服，其弱也。凡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
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悲望，而海內
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繇
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
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
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殽
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
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

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
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受珍翫，重寶肥
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
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
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
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
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
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

邵以讚曰文以氣為主賈生有馬大都自戰國至六代多用此法後蘇明允亦用此法然蘇有漢徑

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遂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救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服弱國入朝廷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殳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迺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

鐘惺曰一段感慨不必另

古張字

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為城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喜、強、陳、涉、蓋、以、秦、之、救}壘牖繩樞之子^{也、秦、之、救}叱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而轉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竝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

史記卷六

秦始皇本紀

二六

生議論只就前說反覆承轉一番紆回頓挫妙在言外
鐵一作銛
鏃齊極
鏃懼曰每用鏃字歇氣之字四翔而鄭重
鄧以讀曰數語總前事以發末二句甚雄勁有力
鍾惺曰語約而盡

波湖
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銛於句戟長鏃也適成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歿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疆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

令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莫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
言仁義不施
焚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備使秦王計上世之事竝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

程一作短

卷六

秦始皇本紀

二十七

禍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愁。啓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感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

主整曰。公刊。以已見。雖為。駁然。言頗多。林希元曰。三論。本末。如指諸掌。詞氣。開闢。起伏。精深。雄大名。世之作也。鍾惺曰。妙在可以結而不結。却添後一。

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奸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履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也。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史記卷六

秦始皇本紀

二八

段反澹及諸
此文章餘力
揚慎曰此段
秦紀也其事
雖略而其文
法最古太史
公錄之以備
証如鄒生傳
附鄒生書之
例
鍾惺曰此段
文字總敘世
次生卒只如
今行狀體而
顛倒往復盡
分合之變極
簡極嚴極簡
又難以紀事

虞、無八千
著音野
韵音區上
聲
鄒以讚曰此
想是秦別記
史公欲有所
摘取因置此
後失州耳初
擬即世本後
見索隱有引
世本語則非
是然其文質
古可玩有蘭
法

襄公立享國十二年、初為西峙、葬西垂、生文公、文公立、居西垂宮、
五十年、死、葬西垂、生靜公、靜公不饗國而死、生憲公、憲公享國十
二年、居西新邑、死、葬衙、生武公、武公○出子○出子○饗國六年、居西陵、
庶長弗忌、威、累、參、父、三人、率賊賊出子、鄙衍、葬衙、武公立、武公饗
國二十年、居平陽、封宮、葬宣陽、聚東南、三庶長伏其罪、德公立、德
公享國二年、居雍、大鄭宮、生宣公、宣公○成公○繆公○葬陽、初伏以御、蠹、宣
公享國十二年、居陽宮、葬陽、初志閏月、成公享國四年、居雍之宮、
葬陽、齊伐山戎、孤竹、繆公享國三十九年、天子致霸、葬雍、繆公學
著人、生康公、康公享國十二年、居雍、高寢、葬訇社、生共公、共公享

國五年、居雍、高寢、葬康公、南生桓公、桓公享國二十七年、居雍、大
寢、葬義里丘北、生景公、景公享國四十年、居雍、高寢、葬上里南、生
畢公、畢公享國三十六年、葬車里北、生夷公、夷公不享國、死、葬左
宮、生惠公、惠公享國十年、葬車里、康景生悼公、悼公享國十五年、
葬僖公、西城、雍、生刺、刺、葬公、刺、葬公享國三十四年、葬八里、生躁公、
懷公、其十年、葬星、見躁公、享國十四年、居受寢、葬悼公、南、其元年、
葬星、見懷公、從晉來、享國四年、葬櫟、圍氏、生靈公、諸臣圍懷公、懷
公自殺、肅靈公、昭子子也、居涇陽、享國十年、葬悼公、西、生簡公、簡
公從晉來、享國十五年、葬僖公、西、生惠公、其七年、百姓初帶劍、惠

鍾惺曰文法之奇奇在能復人能錯其錯其錯在極簡之內所以新又曰欽世次已說到始皇矣又從獻公起通敘一番甚暇甚整甚

公享國十三年、葬陵園、生出公、出公享國二年、出公自殺、葬雍、獻公享國二十三年、葬鷲園、生孝公、孝公享國二十四年、葬弟園、生惠文王、其十三年始都咸陽、惠文王享國二十七年、葬公陵、生悼武王、悼武王享國四年、葬永陵、昭襄王享國五十六年、葬蒗陽、生孝文王、孝文王享國一年、葬壽陵、生莊襄王、莊襄王享國三年、葬蒗陽、生始皇帝、呂不韋相、初起獻公立七年、初行為市、十年為戶籍、相伍、孝公立十六年、時桃李冬華、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二年、初行錢、有新生嬰兒曰秦且王、悼武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三年、渭水赤三日、昭襄王生十九年而立、立四年、初為田、開阡陌、孝文王生

委隱曰此已下是漢孝明帝訪班固評賈馬贊中論

五十三年而立、莊襄王生三十二年而立、立二年、取太原地、莊襄王元年大赦、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布惠於民、東周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其祀、咸事再書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始皇、饗國三十七年、葬鄜邑、生二世皇帝、始皇生十三年而立、二世皇帝享國三年、葬宜春、趙高為丞相、安武侯、一世生十二年而立、大結妙右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歲、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日、周歷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

秦之待失後
人因取其說
附此末

史記

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
河神授圖據狼狐蹈參伐佐攻驅除距之稱始皇既歿胡
亥極愚鄴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為貴有天下者
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為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
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距之不得畱殘虐以促
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紱車
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悅忽失守偷安日日獨
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間竟誅猾臣為君討賊
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楚兵已

屠關中真人翔霸上素車嬰紉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
鸞刀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
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
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
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
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
以鄗春秋不名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
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楊慎曰始皇二世紀始見太史公筆力
王世貞曰秦始皇之惡極矣然其創制立法可紀也稱皇帝罪侯

史記卷六

秦始皇本紀

三一

置守令即王族懿親無尺土之奉豈不亦廓然大公哉
 又曰秦始皇時李斯所撰嶧山碑三句始下一韻是采芑第二
 章法琅邪臺銘一句一韻三句一換是老子明道若昧章法
 又曰秦逆取而順守可得延乎曰有天道焉惡得延如其事也
 不土木不神僊不殘刑不黷兵不巡遊不焚詩書雖百祀可也
 王應麟曰秦皇欲以一至萬新莽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其愚一
 也漢高祖曰秦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真帝王之言哉
 茅坤曰次六國罪業如掌與項羽定諸侯而自立西楚霸王約
 文並宕逸按蔡質漢儀載李斯治驪山書曰臣所將隸徒七十
 鄧以讚曰驪山者已深之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然其旁行三百丈乃止
 二萬人治驪山者已深之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然其旁行三百丈乃止
 下天狀始皇報云鑿之不入燒之不然其旁行三百丈乃止
 鍾惺曰諸銘朴而大在工拙之外求之有韻之友只知信口敘
 事妙手以名法繩臣下所以游戲終而國從之乃知先生蒙蔽
 又曰秦以秦末土崩而猶能誅陳勝項梁魏咎固強兵之餘效也
 然秦隨以亡民動盜起勝之而無補於亡況不能勝之乎
 陳仁錫曰太史公作本紀至秦始皇始編年事近而詳也
 又曰大史公于始皇紀凡載頌德碑六豈愛其文詞耶抑著其
 諛誣之失
 又曰從古以仁德一天下始皇以後暴一天下此變局也然十
 餘年而即亡則變者常矣
 又曰秦以來果竟自做不靠人做非趙高不能亡觀二世事非
 秦亡易也乃見秦亡之難耳其法有一存必不亡
 又曰始皇紀後襄公立一篇即孝明時班固所續秦紀非太史
 公本書也故以班固之語附列於後古本自襄公立以下降書
 一字別於正文也今本與正文並書殊失其舊

史記卷六終

史記卷七

項羽本紀第七

唐順之曰不籍年月一滾敘去鍾惺曰此語亦見秦項世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為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斬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後及喪項梁嘗為主

未自妙

項羽本紀

一

王維頓曰二
獄探非漫載
後皆有故

斬音机

鍾惺曰較大
丈大常如此

句有粗細之
分

茅坤曰敘倉
卒起蒙處如

画

詢音舜

鍾惺曰修會
稽守一事庸

人不能為帝
王不肯為真
群推局面也

鍾惺曰從右
雖小小英雄
無此不能用

劉辰翁曰此
召平不自了

事乃能作此

度外奇事所

以發七秦之
端在此

史記

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

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

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

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

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

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

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

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詢籍曰可行

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

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梁迺召故所知豪吏

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

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

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為會

稽守籍為裨將狗下縣廣陵人召平於是為陳王狗廣陵未能下

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鳩陳王命拜梁為楚王上柱國

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

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

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

鍾惺曰此母識力不在止其子之王在此數語說得有權術是世上第占便管人

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為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知有所屬事歲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眾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

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阮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盜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

鄧以讚曰增老乃顯前此當戰時不知作何事陳仁錫曰此立論非奇計也

鍾惺曰楚懷王孫心即為楚懷王以爵為謚馮出草草中不經舉動
盱台音煦
怡
亢音剛
茅坤曰按此別敘三田本末為後張本

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為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為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

帶以讚曰總上散下有情
鍾惺曰宋義寬無所能止以一語偶中遂授之重任古今倉卒中用人往往如此
鄧以讚曰沛公羽相與不應稱梁名當云武信君乃是

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蕪丘大破秦軍斬李繇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繇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

應順之曰著
河北之軍一
句是斷文法
又好更端

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緊接此時趙
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閒圍
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為將將卒數萬人而軍
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
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為司徒以其父呂青為令
尹以沛公為碭郡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
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
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
說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諸

鄧以讚曰兵
法有避鋒擊
情之說宋避
項擊事固相
成耳世徒以
事敗用短義
或未然
鍾惺曰語驕
甚何以責項
梁

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
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破秦
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蟻今秦攻趙戰勝
則兵罷我承其救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
關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
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使者皆斬之此并殺義之資也迺遣其子宋襄相
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餓項羽曰將戮力
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
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救夫以秦之彊

鍾惺曰此語下不添一字是懾服真光景唐順之曰此等處有一唱三嘆之味

劉辰翁曰敘鉅鹿之戰踊躍振動極羽平生茅坤曰項羽最得意之戰太史公最得意之文鄧以讚曰三無不字相應

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而秦疆何救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為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

破釜斷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全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上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一人不仰視項羽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繇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

鄧以讚曰只
荆秦事

鍾惺曰二語
無理却是至
理

鄧以讚曰二
語即長史報
意而不明解
只以意懸密

茅坤曰置邯
楚軍此羽之
狐疑不足以
定天下處
高儀曰敘阮
秦卒何等筆
力三多字可
玩多者不盡

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
疾妬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
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
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
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
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
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
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
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

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
伏鈇質妻子為僇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
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
引兵擊秦軍汧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
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墟上已
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
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
追悉
繇使也成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
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

史記卷七

項羽本紀

七

然也
鍾惺曰節制
之師自然無
此

張之象曰先
著此二句便

曉然
下文敘事

李贄曰是天
子氣又可擊

茅坤曰以下
序次情事如
描畫

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
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
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
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
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
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於戲、西沛
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
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
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

一萬有餘、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
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
為龍虎成五彩、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
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適夜馳之、沛公軍私見
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
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
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鯀生說我
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
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

唐順之曰欽
問答處使百
世之下如目
現之

鍾惺曰者英
雄能屈處項
伯此時事愈
難而心愈苦
矣

鍾惺曰謝羽
辭氣只合如
此却妙在八
關秋毫無所
犯等語先向
項伯講明傳
意項王後又
留與樊噲代
為說透此處
全然不露盡
謝羽只在平
其氣耳不必
與論事理
劉辰翁曰秋
漢楚會鴻門
事歷歷如目

史記

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信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

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

史記卷七

項羽本紀

九

觀無毫髮添
源非十分筆
力模寫不出
金隱星曰亞
父料劉項皆
切中當時雌
難尚相及也
故沛公亦曰
有一范增而
不能用則知
沛公深服亞
父處
揚慎曰則字
文法自周書
中來
茅坤曰當時
皇急處種種
如掌

鍾惺曰樊噲
胆智從忠孝
出讀臣請人
與之同命語
感動幽明
鄧以讚曰壯
哉極力模寫
此音案
鍾惺曰封侯
之賞四字是
盟主事會折
項王雖理直
氣強然明以
盟主推項王
項王意端而
心解矣立言
之妙如此
茅坤曰前為

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
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
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
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
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
而詈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叅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
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
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
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

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
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
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
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
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
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
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
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
適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

西嚮侍于此
會亦從良坐
羽之奪氣可
見

鄧以讚曰置
坐上何之書
正為置之地
作波耳

軍坤曰與沛
公入關時一
相方

陳仁錫曰此
以後沛公為
罷項王蠟蚌
耳

鍾惺曰雖字
難之也故當

史記

王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
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
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
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
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
枵朽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王斗一雙
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
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王斗置之
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

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
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
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也項王見秦宮
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
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
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為義帝項王欲自王
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
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
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

史記卷七

項羽本紀

十一

二字恨之也
義帝危矣
鍾惺曰無限
負心無限屈
理在乃曰二
字傳神
李贄曰何不
自王而自塞
之
唐順之曰晁
錯綜却又整
齊
鄧以讚曰大
段整齊中插
入功勞處錯
綜筆勢肆然
若以無意成

全隱星曰此
段是太史公
謀意之筆

閱如霖曰歷
毅分王諸將
受勢如驚濤
惡浪橫仿皆

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
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
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
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
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驩者本勸章邯降楚
故立司馬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驩為翟王王
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張
耳廢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王都雒陽韓
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為殷王

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
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故立布
為九江王都六都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
山王都邾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都
江陵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
荼為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
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
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
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

史記卷七

項羽本紀

十二

啞叱咤之風

鍾惺曰此下用漢之元年
二年三千四
年五年作紀
清楚而項
羽本紀中暗
以正統與漢
受家高識

茅坤曰羽以
私子奪三田

而三田卒不
稱容因而內
亂自相并而
弱亦因不能

鍾惺曰凡言
天怒慶皆見

史記

亦火後案

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
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銷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為西楚霸王
王王九郡都彭城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
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
長沙郴縣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
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為侯
已又殺之滅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
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為齊王乃大
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

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即墨榮因自立為齊王
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
餘陰使張同夏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
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
為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
復趙王請以國為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
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
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
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

史記卷七

項羽本紀

十三

其粗

劉辰翁曰妙
處在并反書
以開使羽留
齊本此

榮坤曰覽羽
北定三田處

如逐孤鬼無
用兵之略

鍾惺曰着着
錯

鄧以讚曰不
叙漢破之重

鍾惺曰從前
紛紛舉動皆

天以開力資
漢王也

陳仁錫曰五
諸侯之兵眾

將雜師無紀
律所以致敗

鄧以讚曰募
厲有生色與

龜庶一戰相
等

唐順之曰欽
漢王一家流
離之狀如目
見之

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
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
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
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繇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
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
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
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
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
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

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
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
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
靈璧東睢水上漢軍却為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
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
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
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室皆亡不
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
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

食其音異
基

傳音附

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
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
時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
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復大
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漢敗楚、楚以
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
齊、立田榮子廣為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
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漢之三年、項王歎、侵奪漢甬
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

鍾惺曰此等
伎倆本淺中
淺人正宜如
此
茅坤曰此係
楚漢興亡處

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
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為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
者佯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
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
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
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為
王誑楚為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
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傳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
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臯項王見紀

魏音宗

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樞公魏豹守滎陽周苛樞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并殺樞公漢王又提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臯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臯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臯北門渡河走修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臯從漢王楚遂拔成臯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

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楮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

鍾惺曰寬得妙太公得不烹全在此二語非腐儒所知陳仁錫曰是痛切語項王婦人之仁必不忍于太公

史記 卷七

項羽本紀

十六

鍾惺曰曰笑
謝曰不聽項
鈍得妙對粗
慕人須用頑
鈍
卻以讚曰音
啞叱咤
金隱星曰筆
端妮妮如組
如舞讀漢王
使人間問之
乃項王也開
後人多少文
筆路

鍾惺曰則字
妙在文理不
甚順似霸王
口角
陳仁錫曰項
王亦善料敵
所以多勝
鄧以讚曰此
紀多用則字
法

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關智
不能關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
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
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
使人間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
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
王漢王傷走入成臯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
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
韓信因自立為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

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
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臯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
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
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
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疆劫外黃外黃恐
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
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故外黃當坑者東至睢陽
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戰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
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略

史記卷七

項羽本紀

十七

茅坤曰徒以
舊恩任不
賢

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頸汜水上。波、瀾、大司馬咎者、故靳黈、、長史欣亦故樂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為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項王已約、迺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

茅坤曰此一
策遂定興亡
之路
傳音附
鍾惺曰留侯
美信越子掌
中矣漢王殺
信越始于此

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饑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薛、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為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傳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傳海與齊王、睢陽以北

又曰使自為
戰一生學問
只在用人

茅坤曰以下
凄惋可誦

騅音佳
鍾惺曰可奈
何奈若何真
深情真不負
心人妾與馬
俱舍不得使
是鴻門不殺
漢王之恨

鄧以讚曰城
下一段情境
備精神溢且
語氣悲壯足
與事相發讀
之使人感歎

鍾惺曰層層
自明其能戰
豈是帝王局
量
茅坤曰覽羽
本末持一景
將
張之象曰此

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
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
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薛城下兵
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
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
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為
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今可奈何虞兮
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
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

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
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
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迺有
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
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
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也今日固決死願為
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今諸君知天亡我非
戰之罪也迺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圍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
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

與前樓煩批
戰事相類
節以讚曰何
人記得纖悉
如此

穢音蟻

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
王瞋目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
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
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
大王言於是項王廼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棹船待謂項王曰江
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
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
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
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

夢約言曰羽
詐諸將而決
戰德馬童而
授首終不脫
叱咤敵氣
習所謂匹夫
之勇婦人之
仁豈其性也
哉
田汝成曰讀
至此亦可悲
矣敘事得人
情且動人

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
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
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騎
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乃
自刎而死王騎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
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
共會其體皆是分其地為五封呂馬童為中水侯封王騎為杜衍
侯封楊喜為赤泉侯封楊武為吳防侯封呂勝為涅陽侯項王已
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禮義為

李贄曰為呼此其所以為漢王也

劉辰翁曰一傳霸力已極獨從重瞳著異聞贊自跌

陳仁錫曰取其重瞳反言以見羽才略之無足取也所與之暴正

也 計其不當也 鄧以讚曰魯帛雖短机軸初佛過秦論

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為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為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為射陽侯桃侯平臯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氏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繇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

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楊慎曰項羽紀尤見筆力黃震曰遷以羽嘗宰制天下而紀之秦漢之間已過矣然既居之而又字之抑揚之義豈有在與茅坤曰籍紀中挽入項梁兩人事錯綜而敘何孟春曰項籍喜兵法略知其意而不肯竟學是真能學兵法者陶淵明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是真能解

李奎曰太史公項籍傳最好立義帝以前一日氣鬼一日弑義帝以後一日哀風一日是一篇大綱領主意至其開闔馳驟處真有暗鳴叱咤之風董份曰宋義之謀即亞夫委梁于吳越之說然吳楚驟合兵戰梁地勢不可久而梁力足與持故亞夫策之而勝今諸侯烏合

不可以當梁而秦自戰其地久則兵益而勢甚故羽以為不如
 速攻兵機得失同事異形決于毫髮
 唐順之曰敘事何等節奏
 王世貞曰項氏之阮秦也
 又曰咳下歌正不必以虞弓為鍾悲壯為咽各自描畫帝王興
 衰氣象
 如畫千古英雄至此令人悽惻
 凌約言曰篇中用當是時凡八處轉摺換何等精神
 鄧以讚曰鴻門事首尾瑣細皆備見詳敘體
 又曰寫戰事曲折無不盡顧何待盡
 金隱星曰太史公特著英雄氣概便有恨不與俱生俱死之意
 非獨慷慨自是感憤中來
 李贄曰漢祖說天則可項王說天即不可
 鍾惺曰司馬遷以項羽置本紀為史紀入漢第一篇文章灑然
 列漢諸帝之前而無所忌蓋深惜羽之不成也不以成敗論英
 雄是其一生立言主意所以掩其救李陵之失也然可見漢世

文字一途禁忌甚寬
 又曰帝王有帝王之分群雄有群雄之分項梁之分止於破秦
 濮陽項羽之分止于西入關梁濮陽以後羽入關以後着着皆
 錯分止于此而不能過也使其過之梁可為羽而羽可為沛公
 矣
 又曰信陵竊符揀趙破秦既已竊符矣雖欲不破秦而不可得
 也項羽殺宋義揀趙破秦既殺宋義矣雖欲不破秦而不可得
 也何也無退步也善為必勝者不備退步
 又曰臣為韓王送沛公良此時非沛公臣也尚不慮負之其于
 韓何如哉留侯此一急與諸將相本領不同然留侯自言項伯
 殺人臣活之項伯之於留侯猶如相本領之于儀項伯初意止要
 留侯同去留侯蓋以揀沛公一事委之項伯欲揀留侯自不得不併
 救沛公留侯蓋以揀沛公一事委之項伯欲揀留侯自不得不併
 而不得去者也
 又曰謝羽鴻門是何等危事部署詳妥乃能履危而安其間機
 緣所奏有少一人不得省一步不得者節次所置有多一語不
 得錯一着不得者此是古今應變解紛一大關目太史公寫一
 榜樣示人當細看之益人智意

史記

又曰敘項王封賞諸侯王將相其用意之公私輕重只在虛字
過接慶慕寫如見真是老吏舞文手先用項王欲自王二語
透心事本領而以自立為西楚霸王結之筆下如破竹之陰遣人擊
又曰三代以後取天下自不免有暗昧處如羽之陰遣人擊
義帝暗昧得拙而淺陳仁錫曰項羽紀寔列傳體也此太史公文之絕佳者
人曰奸雄之度而險暴而無識者以之倡亂有餘以之濟世非
其質矣又曰無不一以當十無不人人惴恐無不兼行而前疊用三無
不字有精神漢書去其二遂乏氣韻尋常之識乃可服天下羽徒
又曰建侯封國必有公天下之心疑尋常之識乃可服天下羽徒
私愛憎而矜恩怨所以不旋踵而禍亂隨之因立曰以故不封
又曰子長敘項羽分立諸侯王曰故立曰以故不封
曰故封凡用十三故字其恩怨之迹顯然可見班氏削去七故
字過矣又曰高帝夜見項伯及太公在軍中慶得開眼有龍虎之識又
有委蛇之度人曰榮陽之圍何異垓下之困而漢竟能轉弱為強者雖縣天

命人謀亦多矣
又曰漢之元年漢之二年漢之三年漢之四年此子長以漢年
紀楚事例也故加之字以別之至五年楚亡然後直書漢五年
示一統也班氏但書漢元年削去之字殊失書法
葛寓曰千條萬緒反復照應而筆力雄放絕無繳伏之迹此在
史記猶為第一篇文字

史記卷八

高祖本紀第八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劉媪。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鬣，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愛人，喜施，意欲如也。常有天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為吏，為泗水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貫酒，醉卧，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龍，恠之。高祖每酤醵飲，酒讐數倍，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高祖常繇咸

鍾惺曰四字
寫得虛妙

卷八

高祖本紀

一

揚慎曰常時
中駕出或禁
氏觀此時則
縱民觀故云
上觀音館

史記
陽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單父人呂
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
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
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為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
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何曰
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誑酒闌
呂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
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季箕帚妾酒罷呂媼怒呂公
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

仲仁錄
事息人亦為
婚姻而發

漢書似作
以字
王維楠曰此
敘老父不知
其處後言老
婦因忽不見
記得奇異處
有蘊藉

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生孝
惠魯元公主高祖為亭長時常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
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舖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
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
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
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
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
處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時時冠之及貴
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鄴山徒多道亡

揚翁吉曰此
叙斬蛇轉筆
法又自一片
境界

鍾惺曰此句
事自疑

凌約言曰約
而該簡而明
敘事輕重接
應有法

鍾惺曰沛公
射書使沛父
老殺沛令較
項羽子戲會

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
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顏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
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
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為兩徑，開行數里，醉因卧。後人
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
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
之，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
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常曰：
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隱於芒碭

山澤巖石之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
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子弟或聞之多欲
附者，至秦二世元年秋，陳勝等起，蕪至陳而王，號為張楚。諸郡縣
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掾主吏蕭何、曹參
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劉季、劉季之衆已
可得數百人，因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衆已
數十百人矣。於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
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
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令共

稽守便有體
而胡會稽守
無罪而沛令
自取耶

陳仁錫曰頤
子自愛愛天
下文吏自愛
愛一身利害

金隱星曰立
得慎重如此
故有成古今
成大事者必
然也
鍾惺曰帝王

子無一毫
淨澤氣
節以讚曰自
備首至此敘
初起事巨細
詳至一一有
醞藉而語勢
無終千數百
言氣不住

少言
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
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為沛令劉季
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壹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
薄不能完父兄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
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
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季數讓眾莫敢
為乃立季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旗幟皆赤繇所
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於是少年豪黃如蕭曹樊噲等
皆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與還守豐秦二世二年陳涉

之將周章軍西至戲而還燕趙齊魏皆自立為王項氏起吳秦泗
川監平將兵圍豐二日出與戰破之命雍齒守豐引兵之薛泗川
守壯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沛公還軍亢
父至方與周市來攻方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周市使人
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
為侯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及魏招之即反為魏
守豐沛公引兵攻豐不能取沛公病還之沛公怨雍齒與豐子
弟叛之聞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為假王在留乃往從之欲請兵
以攻豐是時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尼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

史記

碭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收兵聚留引兵攻碭三日乃取碭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還軍豐聞項梁在薛從騎百餘往見之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從項梁月餘項羽已拔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居薛聞陳王定死因立楚後懷王孫心為楚王治盱台項梁號武信君居數月北攻亢父救東阿破秦軍齊軍歸楚獨追北使沛公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軍濮陽之東與秦軍戰破之秦軍復振守濮陽環水楚軍去而攻定陶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與秦軍戰大破之斬李繇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

盱台音吁

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秦益章邯兵夜銜枚擊項梁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與項羽方攻陳留聞項梁死引兵與呂將軍俱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是之時趙歇為王秦將王離圍之鉅鹿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秦二世三年楚懷王見項梁軍破恐徙盱台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為長安侯號為魯公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

史記卷八

高祖本紀

五

鍾惺曰羽胆
勇已過諸將
矣沛公又以
長者得之
陳仁錫曰諸
老將卓識哉
于先天下後
懷王矣項羽
之殺懷王孫
此
標匹妙反
鍾惺曰運用
今字愈復愈
妙太史公長
此法
又曰長者字
三言之人心
可下矣

鍾惺曰羽胆
勇已過諸將
矣沛公又以
長者得之
陳仁錫曰諸
老將卓識哉
于先天下後
懷王矣項羽
之殺懷王孫
此
標匹妙反
鍾惺曰運用
今字愈復愈
妙太史公長
此法
又曰長者字
三言之人心
可下矣

中者王之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
怨秦破項梁軍，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將皆曰：項羽為人，
標悍猾賊。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
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
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
標悍，今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
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至成陽，與杠里秦軍夾壁，破魏
二軍。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與俱
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遇剛武侯，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并之。與魏

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并攻昌邑，昌邑未拔。西過高陽，酈食其
謂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沛
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
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罷陳
留，得秦積粟，乃以酈食其為廣野君。酈商為將，將陳留兵，與偕攻
開封，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戰白馬，又戰曲遇，東大破之。楊熊
走之，禁陽二世使使者斬以徇。南攻潁陽，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
轅轅當是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絕
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還至陽城，收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齧戰。

卷八

高祖本紀

六

不知
斷音蟻
茅坤曰此一
着八關之始

鍾惺曰去却
南陽守徑往
見沛公妙甚
此策與蒯通
說武信君封
范陽今下趙
三十餘城同
意難以自為
其寔與子房
計先後相成
缺一不可此
沛公入關緊

劉辰翁曰兩
言大破之又
言遂破之文
如破竹
齒與唐同

雙東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齧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而西張
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疆
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
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到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
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
也連城數十人民衆積當多吏人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
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
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疆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
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

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為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
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鯁襄侯王陵降西陵還攻胡陽遇番君別
將梅銷與皆降析酈遣魏人甯昌使秦使者未來是時章邯已以
軍降項羽於趙矣初項羽與宋義北救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為上
將軍諸將黥布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章邯諸侯皆附及趙高已
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為詐乃用張良計使酈生
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
益張疑兵旗幟諸所過毋得掠鹵秦人憚秦軍解因大破之又戰
其北大破之乘勝遂破之

史記卷八

高祖本紀

七

鍾惺曰此一諫得力有此一着乃可為後日謝羽鴻門退步
鍾人傑曰與父老約為一向讀此王厚齋點法
李贄曰王者之師

陳仁錫曰大喜又喜唯恐不為秦王寫出秦民一段更生之意
鍾惺曰此計不差但節次欠安詳耳

漢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迺以秦王屬吏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主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之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

項王、沛公、公、在、此、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為雍王主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一月中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至戲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會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勸項羽擊沛公方饗士旦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

陸瑞家曰鴻門之會咸縮作數語不厭其簡

金隱星曰懷王只處非其位耳措分割項到底不差若以守成亦鍾錚者矣羽雖甚然而猶尊為義帝豈非有不可濫除哉

項世家事子長欲見羽負入關約又不見沛公之屈豈特詳如此

鍾音力

號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文諭項羽項羽乃止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門見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立誅曹無傷項羽遂西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爾項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釋氣項羽所立爾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籍也乃佯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正月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

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趙王歇徙王代趙相張耳為常山王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九江王都六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都江陵番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燕將臧荼為燕王都薊故燕王韓廣徙王遼東廣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封成安君陳餘河間三縣居南皮封梅鉞十萬戶四月兵罷戲下諸侯各就國漢王之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去輒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襲之亦示項羽無東意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

徐廣曰韓王信非淮陰信也。鄧以諸曰此正淮陰侯蓋韓王信傳誤陳仁錫曰高帝昭烈同在蜀一能出為飛龍一不能出為泥蟠之龍。凌約言曰此當泰看羽經則見重輕賢主之得體轉皆應接之無

道亡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信說漢王曰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跋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天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項羽出關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羣臣稍倍叛之廼陰令衡山王臨江王擊之殺義帝江南項羽怨田榮立齊將田都為齊王田榮怒因自立為齊王殺田都而反楚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之陳餘怨項羽之弗王已也令夏說說田榮請兵擊張耳齊予陳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

張耳亡歸漢迎趙王歇於代復立為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八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還襲雍王章邯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止戰好時又復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定隴西北地上郡令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南陽以迎太公呂后於沛楚關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今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兵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關外置河南郡更立韓太尉信為韓王諸將以萬人若以一郡降者封萬

項羽而曰韓
楚之殺義帝
者詞不迫切
而意已獨至
猶有古詞命
氣象
鍾惺曰漢東
二字反對上
示項羽無東
意一句
鍾惺曰羽護
先着于漢自
處後着勝漢
何救于亡
劉辰翁曰此
用兩九江王
布鄭重有精
彩

項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
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顛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時
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
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
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漢王聞之袒而大哭遂為義帝發
項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

戶繕治河上塞諸故秦苑囿園池皆令人得田之正月虜雍王弟
章平大赦罪人漢王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
厚遇之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王
豹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置河內郡南渡平陰津至雒陽新城三
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漢王聞之袒而大哭遂為義帝發
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
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
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顛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時
項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

楚楚因焚燒其城郭係虜其子女齊人叛之田榮弟橫立榮子廣
為齊王齊王反楚城陽項羽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
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遂入彭城項羽聞之乃引兵去齊
從魯出胡陵至蕭與漢大戰彭城靈璧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
士卒睢水為之不流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以為質
當是時諸侯見楚彊漢敗還皆去漢復為楚塞王欣亡入楚呂后
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漢王從之稍收士卒鞏碭漢王乃西
過梁地至虞使謁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布舉兵叛楚
項羽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九江王布布

鍾惺曰此時
只要九江王
歸漢不問其
與龍且戰勝
不勝也

果背楚，楚使龍且往擊之。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六月，立為太子。大赦罪人，舍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為槐里。於是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興關內卒乘塞。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稍收士卒，與諸將及關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破楚京索間。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即絕河津，反為楚。漢王使酈生說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

東太原。上黨漢王乃令張耳與韓信遂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趙王歇其明年立張耳為趙王。漢王軍滎陽南，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與項羽相距歲餘。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遂圍漢王。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之計，予陳平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於是項羽乃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陽，及其見疑，乃怒辭老嫗，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而死。漢軍絕食，乃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乃乘王駕詐為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舍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樞公守

史記

禁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城中周苛樅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

與守城因殺魏豹漢王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王

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頓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

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

君王迺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

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兵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

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水與項聲

薛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

北軍反舉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王復軍成皋乃復引兵西拔滎

陽誅周苛樅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皋漢王跳獨與滕公共車出

成皋玉門北渡河馳宿修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

之軍迺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漢王得韓信軍則

復振引兵臨河南饗軍小修武南欲復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

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縮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

百渡白馬津入楚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西遂復下梁地十

餘城淮陰已受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往說齊王田廣廣叛

楚與漢和共擊項羽韓信用蒯通計遂襲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

高密項羽聞韓信已舉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

之軍迺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漢王得韓信軍則

復振引兵臨河南饗軍小修武南欲復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

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縮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

百渡白馬津入楚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西遂復下梁地十

餘城淮陰已受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往說齊王田廣廣叛

楚與漢和共擊項羽韓信用蒯通計遂襲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

高密項羽聞韓信已舉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

之軍迺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漢王得韓信軍則

復振引兵臨河南饗軍小修武南欲復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

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縮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

百渡白馬津入楚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西遂復下梁地十

餘城淮陰已受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往說齊王田廣廣叛

楚與漢和共擊項羽韓信用蒯通計遂襲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

高密項羽聞韓信已舉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

唐順之曰兵法曰多方以誤之鍾惺曰袁生此策楚雖勝漢力疲而神亂矣

陳仁錫曰項王每事入漢計中

鍾惺曰此時信等胆落矣貫不反以此

往擊之韓信與戰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殺龍且齊王廣犇彭越
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
四年項羽迺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若漢挑戰慎勿
與戰無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
外黃睢陽下之漢果數挑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
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
大司馬怒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項羽至睢陽聞海春侯破乃引
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項羽至盡走險阻韓信已破齊
使人言曰齊邊楚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

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迺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為齊王項
羽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聽楚漢久
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饟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
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
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項羽矯
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二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
關罪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
財物罪四入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阮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
其將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叛逆罪七

負音佩
許相卿曰至
此破楚之勢
成矣乃敢大
言

素隱曰巢之於棟陽者以舊都故巢之以示也
許相卿曰敘楚若楚兵前

後重出不一字妙甚

項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
羽使人陰弑義帝江南罪九夫為人臣而弑其主殺已降為政不
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
殘賊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迺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射
中漢王漢王傷胷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卧張良彊請漢
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病甚因馳
入成臯病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裊故塞王欣頭櫟陽
市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
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田橫往從之項羽數擊彭越等齊王信又

進擊楚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鴻溝
而東者為楚項王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乃歸而別去
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歸用留侯陳平計乃進兵追項羽
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
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薛深堦而守之用張良計於是韓
信彭越皆往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漢王敗固陵迺使使者召大
司馬周殷舉九江兵而迎之武王行屠城父隨何劉賈齊梁諸侯
皆大會垓下立武王布為淮南王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

重份曰一却一縱每用一

卷八

高祖本紀

十五

用鴻

字而進退迭
用之勢宛然
在月最奇
陳仁錫曰非
陰侯極得意
之障大史公
極用意之文
曰孔將軍居
左費將軍居
右張左右翼
也淮陰小却
誘也復求
之台戰也所
謂以正合以
奇勝奇正還
相生以相背
木木嬰一節
之奇不足道

鍾惺曰此何
時而猶不敢
當帝位然立
漢社稷立太
子則漢二年
事也其意向
局面久定矣
蓋所可自許
者有天下之
才故未為天
子之前自視
常若有餘所
不敢自信者
有天下之心
故既為天子
之後自視又
若不足

史記
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
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
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楚歌以為漢盡得
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嬰追殺項羽東城斬
首八萬遂略定楚地魯為楚堅守不下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
老項羽頭魯乃降遂以魯公號英項羽穀城還至定陶馳入齊王
壁奪其軍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為皇帝漢王曰吾
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羣臣皆曰大
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大王不

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
便便國家甲午乃即皇帝位汜水之陽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
信習楚風俗徙為楚王都下邳立建成侯彭越為梁王都定陶故
韓王信為韓王都陽翟徙衛山王吳芮為長沙王都臨湘番君之
將梅鋗有功從入武關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皆
如故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陽諸侯皆臣屬故臨江王驩為項羽叛
漢令盧綰劉賈圍之不下數月而降殺之雒陽五月兵皆罷歸家
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一歲高祖
置酒雒陽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

揚慎曰皇帝曰義帝無後讀至此使人神魂頓改庶幾哉編素之有本末也

金隱星曰吾不如三字項羽便寧死不出口矣況既為天子之日哉鍾惺曰此自負罵家伴非謙遜語

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饌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人其所以為我擒也高祖欲長都雒陽齊人劉敬說及留侯勸上入都關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中六月

大赦天下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盧綰為燕王使丞相噲將兵攻代其秋利幾反高祖自將兵擊之利幾走利幾者項氏之將項氏敗利幾為陳公不隨項羽亡降高祖高祖侯之潁川高祖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而利幾恐故反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久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擁篲迎門却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

王鑿曰朝太
公與上虞事
對家今說與
田肯說對皆
手之皆賜金
五百斤雖錯
綜變化自是
鑿然

王應麟曰書
分封如此則
函谷之內外
淮水之東西
居然可見

王韋曰匈奴
圍我平城得
春秋法漢書
以為匈奴所
圍失體而文
弱矣

祖乃尊太公為太上皇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十二月人有上
變事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遊
雲夢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即因執之是日大赦天下田肯賀因
說高祖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帶山河之險
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馬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
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
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
里之外齊得十二馬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保王齊矣高
祖曰善賜黃金五百斤後十餘日封韓信為淮陰侯分其地為二

國高祖曰將軍劉賈數有功以為荆王王淮東弟交為楚王王淮
西子肥為齊王王七十餘城民能齊言者皆屬齊乃論功與諸列
侯剖符行封徙韓王信太原
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信因與同謀反太原白土曼丘臣王黃
立故趙將趙利為王以反高祖自往擊之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什
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後罷去今樊噲止定代地
立兄劉仲為代王二月高祖自平城過趙維陽至長安長樂宮成
丞相已下徙治長安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蕭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

關北關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宮闕壯甚怒謂蕭何曰天下匈
匈若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曰天下方未
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
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高祖之東垣過柏人趙相貫高等
謀弑高祖高祖心動因不宿代王劉仲棄國亡自歸雒陽廢以為
合陽侯

九年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廢趙王敖為宣平侯是歲徙貴
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
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

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
歲大笑為樂

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縮荆王劉賈楚王劉交
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
櫟陽宮楚王梁王皆來送葬赦櫟陽囚更命酈邑曰新豐八月趙
相國陳豨反代地地曰豨嘗為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
豨為列侯以相國守代今廼與王黃等劫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
罪也其赦代吏民九月上自東徃擊之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
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也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

陳仁錫曰賈
六為將將化

為貴自古有之

呂祖堯曰分趙山川三子恒為代王蓋子長游歷四方識輿地之法蘭明得主名山川之餘

會音儉 魏音垂 予坤曰敘得感慨淋漓 李贄曰項王失意泣漢王得意亦泣英雅故多感泣 王世貞曰大風三言氣籠宇宙張千古帝王赤幟高帝哉

所以與之乃多以金啗豨將豨將多降者
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豨等未畢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軍曲逆張敖渡河擊聊城漢使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即攻殘之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餘卒罵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之不罵者原之於是廼分趙山北立子恒以為代王都晉陽春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夷三族夏梁王彭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東并荆王劉賈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高祖自往擊之立子長為淮

南王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魏布走令別將追之高祖還歸過沛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兒皆和習之高祖起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眾

史記卷八

高祖本紀

二十

鄧以謂曰亦常情常事而寫得詳至點注有神披讀之不啻如戲劇觀全隱星曰流連豐沛俯仰慨思我不知皇帝之貴與故人之賤也子陵敢以足加光武之腰夫亦顯先世之風而興者

鍾暉曰感德
漢音帳
金隱星曰嫖
寫出於病可
高祖非嫖罵
久人自取嫖
罵耳傷冒捫
兄知不為害
此時之病高
和自知之矣
鄧生長揖則
延上坐稱張
良獨曰子房

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高祖復留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之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爾吾特為其以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沛於是拜沛侯劉漢為吳王漢將別擊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鄱陽樊噲別將兵定代斬陳豨當城十一月高祖自布軍至長安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隱王陳涉魏安釐王齊湣王趙悼襄王皆絕無後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豨趙利所劫掠者皆赦之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與陰謀上使辟陽侯

迎綰綰稱病辟陽侯歸具言綰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燕王綰赦燕吏民與反者立皇子建為燕王高祖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嫖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殛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合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驢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盧綰與數千騎居塞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

史記卷八
高祖本紀
二十一

高乎高祖豈
得萬人者哉
王整曰漢書
無已而二字
則則六遠
劉桓曰若心
調則如醫量
藥到病除使
壹厘不差無
一念不在呂
氏
又曰低回長
慮在三然字
甲見之

謝語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四日不發喪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民今北面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酈將軍酈將軍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叛諸侯外反亡可翹足而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盧綰聞高祖崩遂亡入匈奴丙寅葬已已立太子至太上皇廟羣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為高皇帝太子襲號為皇帝

陳仁錫曰從
帝王損益廢
音

孝惠帝也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原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為吹樂後有缺輒補之高帝八男長庶齊悼惠王肥次孝惠呂后子次戚夫人子趙隱王如意次代王恒已立為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恢呂太后時徙為趙恭王次淮陽王友呂太后時徙為趙幽王次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敬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敬小人以思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敬小人以儉故秦政不改及三五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敬矣秦政不改及

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啟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葬長陵。

張晏曰。禮謚法無高以為功最高而為漢帝之太祖。故特起名焉。

茅坤曰。讀漢高紀。須參項羽紀。兩相得失處。一一入手。

又曰。沛公因張良說之。燒絕棧道。以示項羽。無東意。而項羽遂北擊齊。且與彭越陳餘等方爭衡。沛公因得用韓信之計。以定三秦。及其鋒以東向。天下之勢遂定矣。譬之兩人對奕。沛公已得勝局。

揚慎曰。敘高祖與羽決勝垓下。僅六十字。而陣法戰法之奇皆具。

陳長方曰。漢高紀詔令雄健。孝文紀詔令溫潤。去先秦古書不遠。至孝武詔令始事文采。亦寢哀矣。

劉辰翁曰。泗上亭長捐四萬金如糞土。委之一夫。不疑其去。氣吞羽。百倍。

又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古人以為霸心之存。恐非也。自漢滅楚。後信越布及同時諸將。誅死殆盡。於是四顧寂寥。有傷心者矣。語雖壯。而意悲。自是亦道病矣。或者其悔心之萌乎。

又曰。後之為史者。但曰還沛置酒。召故人樂飲。極歡足矣。看他發沛中兒。教歌至酒酣。擊筑歌呼。起舞。展轉泣下。縷縷不絕。俯仰具至。直到空縣。出獻已去。復留諸母。故人道舊。又自對父老。說豐恨事。又佳。古今文字淋漓盡興。言笑有情。少可及此。

鍾惺曰。性于楚。漢仁暴。處令語描寫。勝敗得失。如奕者。又曰。取天下者。在得其大勢。不在戰守之計。焉。項羽殺義帝。然妙處。不過數着。全在。我而小利。鈍不計焉。項羽殺義帝。漢擊之。雖使楚破。漢可也。此楚讓漢。妙着也。漢王不得王。關中。降之。雖使楚破。漢可也。此楚讓漢。妙着也。漢王不得王。關中。封于蜀。燒所過棧道。以齊王。彭越反。書遺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雖使楚擊破。越可也。此漢自彭越反。梁地往來。皆楚兵。絕其糧食。雖使楚擊破。越可也。此漢自彭越反。梁地往來。皆楚兵。絕其不知。漢有天下之局。已定于此。數着矣。妙着也。楚方自賀戰勝。而之所共敵。夫之而我得之者。曰先着我發之于彼。使不得至此者。之于彼者。曰警着敵備之于此。而我引之于彼。使不得至此者。

曰○鬆○着○我○與○敵○俱○不○得○與○傍○出○而○中○起○之○敵○所○不○利○即○為○我○所○
利○者○口○應○着○我○不○求○勝○而○不○可○敗○而○卒○以○此○取○勝○者○曰○穩○着○取○
天○下○之○勢○不○越○此○數○端○而○已○
又○曰○項○王○敗○垓○下○高○祖○還○沛○皆○用○泣○下○數○行○四○字○妙○有○深○情○
又○曰○首○蕭○何○次○曹○參○次○王○陵○陳○平○一○一○問○過○其○意○全○不○為○漢○正○
觀○其○用○人○次○第○分○數○所○以○備○呂○氏○者○何○如○也○至○問○王○陵○數○已○窮○
而○猶○問○其○次○尤○為○狠○毒○上○亦○寒○心○而○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一○
語○狠○甚○但○此○時○發○付○只○宜○如○此○然○上○亦○知○呂○氏○之○老○諸○呂○之○庸○
而○平○勃○諸○人○辦○之○有○餘○也○
陳○仁○錫○曰○高○帝○不○托○天○下○于○平○勃○而○托○平○勃○於○呂○后○妙○意○莫○測○
如○國○棋○手○數○十○着○後○方○知○其○用○也○
又○曰○太○史○公○作○高○帝○紀○蓋○得○于○楚○漢○春○秋○為○多○
又○曰○自○秦○以○來○不○見○長○者○面○目○久○矣○此○二○字○是○漢○四○百○年○根○本○
鍾○人○傑○曰○篇○首○書○高○祖○追○稱○之○也○及○敘○其○始○事○則○稱○劉○季○及○得○
沛○則○稱○沛○公○及○王○漢○則○稱○漢○王○乃○即○皇○帝○位○則○稱○上○此○太○史○公○
用○意○縝○密○處○
金○隱○星○曰○富○貴○歸○故○鄉○項○王○亦○思○如○還○沛○故○事○爾○但○項○王○志○在○
後○核○况○業○未○就○而○已○滿○所○以○為○沐○猴○而○冠○也○高○帝○志○在○故○舊○身○

色已至貴而感慨逼直又道還過留非有意為之所以見長者本

史記卷九

呂后本紀第九

呂太后者高祖微時妃也。生孝惠帝。女魯元。太后及高祖為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為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廢。呂后為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后力。呂后兄二人皆為將。長兄周呂侯死事。封其子呂台為酈侯。子產為交侯。次

陳仁錫曰呂后之世正劉呂存亡所係故序次一時搶攘紛擾如指掌
王維楨曰首及孝惠魯元敬事中提擬

鄧以讚曰棟
入此段見非
劉氏不王
茅坤曰次諸
王以見呂后
所殘劉氏本
末

陳仁錫曰漢
輔相得人如
此

鍾惺曰周昌
昔不阿高帝
意立趙王所

以此時不阿
呂后意殺趙
王高帝託趙
王于昌在期
期不奉詔時
已定矣
陳仁錫曰呂
后不殺周昌

兄呂釋之為建成侯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長樂宮太子襲號
為帝是時高祖八子長男肥孝惠兄也異母肥為齊王餘皆孝惠
弟戚姬子如意為趙王薄夫人子恒為代王諸姬子子恢為梁王
子友為淮陽王子長為淮南王子建為燕王高祖弟交為楚王兄
子濞為吳王非劉氏功臣番君吳芮子臣為長沙王呂后最怨戚
夫人及其子趙王乃令永卷囚戚夫人而召趙王使者三反趙相
建平侯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
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呂后大
怒迺使人召趙相趙相徵至長安迺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孝

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趙王起居飲
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
蚤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醪飲之犁明孝惠還趙王已死於是
乃徙淮陽王友為趙王夏詔賜酈侯父追謚為令武侯太后遂斷
戚夫人手足去眼輝耳飲瘡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迺召
孝惠帝觀人彘孝惠見問迺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能
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孝惠
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二年楚元王齊悼惠王皆來
朝十月孝惠與齊王燕飲太后前孝惠以為齊王兄置上坐如家

茅坤曰其計與長公主所獻上林之地同

徐樹錚曰書留侯子惜留

侯也而年少不從怪特丞相竟從之是相怪耳
鍾惺曰為此一語費平勃多少氣力
茅坤曰使平勃有殉國之忠豈得動陳仁錫曰陵不能止台產之將朝北軍而欲禁台產之為王勢不行矣

人之禮太后怒迺令酌兩卮酖置前令齊王起為壽齊王起孝惠亦起取卮欲俱為壽太后迺恐自起泛孝惠卮齊王恠之因不敢飲詳醉去問知其酖齊王恐自以為不得脫長安憂齊內史士說王曰太后獨有孝惠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迺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必無憂於是齊王迺上城陽之郡尊公主為王太后呂后喜許之迺置酒齊邸樂飲罷歸齊王三年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諸侯來會十月朝賀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今崩

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母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迺如辟彊計太后說其哭迺哀呂氏權絲此起迺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太子即位為帝謁高廟元年號令一出太后太后稱制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啗血盟諸君不在邪今高

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
下陳平絳侯曰於今而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氏之後
君亦不如臣王陵無以應之十一月太后欲廢王陵乃拜為帝太
傅奪之相權王陵遂病免歸廼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
審食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
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乃追尊酈侯父為悼武王欲以
王諸呂為漸四月太后欲侯諸呂廼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無
擇為博城侯魯元公主薨賜謚為魯元太后子偃為魯王魯王父
宣平侯張敖也封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齊丞

相壽為平定侯少府延為梧侯乃封呂種為沛侯呂平為扶柳侯
張買為南宮侯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彊為淮陽王子
不疑為常山王子山為襄城侯子朝為軹侯子武為壺關侯太后
風大臣大臣請立酈侯呂台為呂王太后許之建成康侯釋之卒
嗣子有罪廢立其弟呂祿為胡陵侯續康侯後二年常山王薨以
其弟襄成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十一月呂王台薨謚為肅王大
子嘉代立為王三年無事四年封呂頴為臨光侯呂他為俞侯呂
更始為贅其侯呂忿為呂城侯及諸侯丞相五人宣平侯女為孝
惠皇后時無子詳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

鍾惺曰乃字
轉得妙曰欲
白先兩言之
亦費心矣

茅坤曰婦人
無爵今有爵
鍾惺曰自是
封賞之妖然
穎雄略消得
一侯

他音陀
俞音輸
鍾惺曰下字
不輕不重只
覺其妙

子孝惠崩太子立為帝帝壯或聞其母死非真皇后子迺出言曰
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未壯壯即為變太后聞而患之恐其為
亂迺幽之永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曰凡有天下治為
萬民命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土有權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
事其上懽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迺失惑昏亂不能
總嗣奉宗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羣臣皆頓首言皇太后為
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羣臣頓首奉詔帝廢位太后
幽殺之五月丙辰立常山王義為帝更名曰弘○照○歷○曰○后○本○紀○
后制天下事也○以○軹○侯○朝○為○常○山○王○置○太○尉○官○絳○侯○勃○為○太○尉○五

年八月淮陽王薨以弟壺關侯武為淮陽王六年十月太后曰呂
王嘉居處驕恣廢之以肅王台弟呂產為呂王夏赦天下封齊悼
惠王子興居為東牟侯七年正月太后召趙王友友以諸呂女為
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妬怒去讒之於太后誣以罪過曰呂氏安
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
見令衛圍守之弗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
諸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疆授我妃我妃既妬兮誣我以
惡讒女亂國兮上魯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自決中野兮蒼
天舉直兮嗟不可悔兮寧蚤自財為王而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

坤曰歌可
擬屈宋

史記 卷九

呂后本紀

五

絕理兮托天報仇丁丑趙王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冢次己丑
日食晝晦太后惡之心不樂乃謂左右曰此為我也二月徙梁王
恢為趙王呂王產徙為梁王梁王不之國為帝太傅立皇子平昌
侯太為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濟川太后女弟呂類有女為營陵
侯劉澤妻澤為大將軍太后王諸呂恐即崩後劉將軍為害乃以
劉澤為琅邪王以慰其心梁王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
產女為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
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又以太后酖殺之王乃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
悲六月即自殺太后聞之以為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宣平

茅坤曰文帝不敢徙趙使有畏呂后而自遠之識

據音戰

茅坤曰濫恩釋到此

侯張敖卒以子偃為魯王敖賜謚為魯元王秋太后使使告代王
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傅產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呂祿上
侯位次第一請立為趙王太后許之追尊祿父康侯為趙昭王九
月燕靈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無後國除八年十月立
呂肅王子東平侯呂通為燕王封通弟呂莊為東平侯三月中呂
后被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高后被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
意為祟高后遂病掖傷高后為外孫魯元王偃年少蚤失父母孤
弱廼封張敖前姬兩子侈為新都侯壽為樂昌侯以輔魯元王偃
及封中大謁者張釋為建陵侯呂榮為祝茲侯諸中宦者令丞皆

為閼內侯。食邑五百戶。七月中，高后病甚，廼令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呂太后誡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毋為人所制。辛巳，高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以呂祿女為帝后。高后已葬，以左丞相審食其為帝太傅。總上朱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齊哀王弟。居長安。當是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為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

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為應。齊王欲發兵，其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乃反，舉兵欲圍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詐奪琅瑯王兵，并將之。而西語在齊王語中。齊王乃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王齊。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為齊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為四，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之，相

鍾惺曰呂氏之敗敗于灌嬰牽制此女劉先着文帝即位先賞其功而後及平勃等得之矣歸有光曰寫人心事情收拾殆盡金陵星曰空中補出一時洵洵意家如身親目親太史公筆端之妙如此

茅坤曰千鈞一縷之謀余有丁曰赤劉氏當興耳此計淺甚尚不足欺呂類也

國呂產等乃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權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乃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乃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發亂關中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為少帝弟及魯元王呂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劉氏所立九王呂氏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酈商持與出游獵過其姑呂顏顏大怒曰若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左丞相食

呂后本紀

鄧以諒曰委曲如見

茅坤曰次條思情事如画

王章曰描寫出太尉肺腑中事茅坤曰須安官中而後可刪于外

其免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竄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乃趣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乃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為酈兄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禮為劉氏左禮軍中皆左禮為劉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祿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

軍平陽侯聞之以呂產謀告丞相平丞相平迺召朱虛侯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迺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迺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平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產廷中日舖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鬪遂產殺之郎中府吏刑中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

史記卷九

呂后本紀

九

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
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頹使人誅燕王呂通
而廢魯王偃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復為左丞相以辰徙濟川王王
梁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氏事告齊王令
罷兵灌嬰兵亦罷滎陽而歸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
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
令孝惠子之立以為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
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悼
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子為齊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

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母家駟鈞
駟鈞惡人也即立齊王則復為呂氏欲立淮南王以為少母家又
惡迺曰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
立長故順以仁孝聞於天下便迺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使
人辭謝再反然後乘六乘傳後九月晦日巳酉至長安舍代邸大
臣皆往謁奉天子璽上代王共尊立為天子代王數讓羣臣固請
然後聽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吾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太僕汝陰
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麾左右執戟
者培兵罷去有數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張澤諭告亦去兵滕公迺

釋音

卷九

呂后本紀

十

季贊曰具眼
金隱星曰只
贊當時大勢
最得聲

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
府廼奉天子法駕迎代王於邸報曰宮謹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宮
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而入代王延
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倍兵而去代王遂入而聽政夜有
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代王立為天子二十三
年崩謚為孝文皇帝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
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
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索隱曰呂太后本以女主臨朝自孝惠崩後立少帝而始稱制
正合附惠紀而論之不然或別為呂后本紀豈得全沒孝惠而
獨稱呂后本紀合依班氏分為二紀焉
鄭樵曰遷遺惠而紀呂無亦與盜乎
凌約言曰一篇闕鍵總在王諸呂誅諸呂上着力以漢室興替
所關也太史公乃見其大者
王維禎曰呂氏紀凡三大段一高后稱制一大臣
謀立
鄧以讚曰只諸呂為亂事頭緒頗多
又曰欲易太子事已詳見他傳此紀綜括數語却簡有致
鍾惺曰項羽入本紀在高帝紀前惜羽之奪于漢也呂后入本
紀在高帝紀後危諸呂之奪漢也
又曰元帝以仁弱亡漢高祖嚴立不為無意後得毋廢者見太
子能得四皓釋其仁弱之疑也使真為戚姬故廢太子留侯其
若之何惜呂后老狐不用殺鈞弋夫人法慶之耳
又曰惠帝請太后數語有深怨又不可直以為怨却又甚于怨
事此母正且如此
又曰呂氏之禍漢在將兵居南北軍居中用事而不在于王
居南北軍居中用事而不在于王

不能禁其將兵居中外故為王事平勃不其與爭其深謀秘計所
 以備曲事耶丞相想已令絳侯知之君不然而絳侯木胸中有
 作此委曲事也然王陵一臣蓋胸中有
 成筭而後死封言也夫從妻爵也千古奇事也張敖尚魯元公
 又曰賜諡為魯元王是此從妻爵也千古奇事也張敖尚魯元公
 主曰呂謚為魯元王是此從妻爵也千古奇事也張敖尚魯元公
 又曰呂謚為魯元王是此從妻爵也千古奇事也張敖尚魯元公
 印呂嬖聞之怒曰若為將而棄軍呂氏無處矣與呂后意正
 合呂氏獨有兩女子孫產輩奴耳呂雉死諸呂中有一人如類
 者漢危矣哉諸呂方略節次及成敗未分之際諸將相耳目交
 又曰看漢誅諸呂方略節次及成敗未分之際諸將相耳目交
 關指授應接秘而不警捷而安處倉猝中情事入微呂后也
 陳仁錫曰惠帝不紀生者何惠失政也何失政權在呂后也
 母以紀為太史公為後世人君失政者戒也意微矣是無帝也
 何以當時廷臣盡如王陵能制呂后乎讀者宜置想
 又曰軍既深八肘腋而又畏故大臣漢家光明後偉比借力于
 驚鎮者遠矣况其他乎然以呂后之強悍不能誅大臣意者大

呂厚自愛不得其間也
 又曰大臣將相諸侯王合謀呂氏真難下手

又曰大白部休給對王合指呂力真鐵不手
自食自愛下器其間也

史記卷十

孝文本紀第十

呂祖謙曰存
呂后為有功
臣存功臣為
有呂后此高
祖深意也
嗚作喋

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陳豨軍，定代地，立為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即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諸呂呂產等欲為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召立代王，事在呂后語中。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即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噍血京師，此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



陳仁錫曰此
理易見宋昌
不受封拜更
高彼妄微定
策尤其丁者

史記
○第一高識人
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桀並起人人自
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
高帝封王子弟地大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疆二
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
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
呼士皆左袒為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迺天授非人力也今大
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
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
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

張晏曰庫更
也言去諸侯
更帝位也
陳仁錫曰此
一遺是蓋大
臣以薄氏長
者往必得力
李贄曰皆精
細不可當
張之象曰此
後回用皆字
見人心歸附
之同如此
鍾惺曰不學
之過惹出宋

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定卜之龜卦龜得大
橫占曰大橫庚庫余為天王夏啟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
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
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毋
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迺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
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
橋丞相以下皆迎宋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
下車拜大尉勃進曰願請問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
者不受私太尉迺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遂馳

昌山論
王維楨曰歷
敘諸大臣見
公議也
鄧以讚曰不
詳其爵位總
謂之子
鄧以讚曰辭
命以質為雅
鄧以讚曰連
下宜字計字
諸大臣慎重
代王謙讓具
見
陳仁錫曰是
辭謹持重大
臣之言

童份曰前馳
入渭橋馳入
代邸此云即
日夕後又用
二夜字蓋美
起倉卒機不
容間事須如
此
樂彥曰婦人
無夫或無子
不沾爵故賜
之
陳仁錫曰還
而不驟恩而
不隘

入代邸羣臣從至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
蒼宗正劉郢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典客劉揭皆再拜言曰
子引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與陰安侯列侯頃王
后與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為
高帝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
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寡人不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
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
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以為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
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

相王列侯以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羣臣以禮次
侍延使太僕嬰與東牟侯興居清宮奉天子法駕迎於代邸皇帝
即日夕入未央宮迺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為
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於是夜下詔書曰間者諸呂用事擅權
謀為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
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酺五日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澤為燕王辛亥皇帝即
阼謁高廟右丞相平徙為左丞相太尉勃為右丞相大將軍灌嬰
為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壬子遣車騎將軍薄昭迎

茅坤曰掌畫
諸用事功臣
案甚當獨不
及郡寄何也

皇太后於代皇帝曰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檀矯遣灌
將軍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弗擊與諸侯合謀以誅呂
氏呂產欲為不善丞相陳平與太尉周勃謀奪呂產等軍朱虛侯
劉章首先捕呂產等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
劉揭身奪趙王呂祿印蓋封太尉勅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
灌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牟侯
劉興居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典客揭為陽信侯賜金千斤十二
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
毋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孥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

鍾惺曰漢吏
治之盛始此
一語

漢書作
隱音慙
陳仁錫曰此
文帝真謙讓
未違廢后代
不得藉口

曰民不能自治故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
所從來遠矣如故便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慙罪當則民從且夫收
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
民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熟計之有司皆曰陛下如
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書除收孥諸相坐律令正月
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
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謙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
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
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

鄧以讚曰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詞爛然

金隱星曰不能終三字亦

鑒諸大臣擅廢立如此實

加敬慎非餘聽也故曰博

求曰選舉皆從自身及將

相諸侯王心上打第一番

至有司斷斷曰更謙不宜

然後許立太子則文帝真

惡至情曉然可見矣

楊慎曰天子當以貴族為后今諸侯皆同姓無異姓而王者則立后當以太子母為正鍾惺曰自是人情然在平勃諸人之後便有節次有作用董份曰先敘治已成然後

史記

父也春秋高閼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

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其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封將軍薄昭為軹侯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為皇后皇后姓竇氏上為立后故賜天下鰥寡孤獨窮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兒九歲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數上從代來初即位施德惠天下填撫諸侯四夷皆洽驩乃循從代來功臣上曰方大臣之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勸朕朕以得保奉宗廟已尊昌為衛將軍其封昌為壯武侯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上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三百戶故

論封見帝不
私代印臣耳
凌約言曰觀
太史所叙知
帝王施政緩
急皆有深意
也

翻古訓字
鍾惺曰遠列
侯之國故自
有深意而出

疑其正立言
有法一毫形
迹不露
張晏曰為吏
謂以卿大夫
為兼官詔所
止特以恩愛
見留者

懶讀如覓
王韋曰外人
之有非謂爽
秋邊患也
一耐與鏡同

史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
徒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定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父趙兼
為周陽侯齊王舅父駟鈞為清郭侯秋封故常山丞相蔡兼為樊
侯人或說右丞相曰君本誅諸呂迎代王今又矜其功受上賞處
尊位禍且及身右丞相勃乃謝病免罷在丞相平專為丞相
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復以絳侯勃為丞相上曰朕聞古者諸侯建
國千餘歲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遺德今
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繇教馴其民其
奢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

月望日又食上曰朕聞之天生蒸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
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雷以誡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
見於天雷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於兆民君王之上
天下治亂在朕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羣
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今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
思之所不及白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
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絲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
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
其罷衛將軍軍大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置傳正月上曰農天

裴晏曰符以
代古之珪璋
從簡易也

陳仁錫曰所
全絳侯者多
矣所全于國
計國體者多
矣妙在不動
聲色

下之本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三月有司請立皇子
為諸侯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為趙王遂
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立趙
幽王少子辟彊為河間王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為城陽王立東牟
侯為濟北王皇子武為代王子參為太原王子揖為梁王上曰古
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
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絲聞過失也將何
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餘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吏以
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

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與鄆國守相為銅虎符
竹使符

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上曰前日計遣列侯之國或
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絳侯勃免丞相就國
以太尉潁陰侯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四月城陽王章薨淮
南王長與從者魏敬殺辟陽侯審食其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
為寇帝初幸甘泉六月帝曰漢與匈奴約為昆弟毋使害邊境所
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眾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
來近塞捕殺吏卒驅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轢邊吏入盜甚

教無道非約也其發邊吏騎八萬五千詣高奴遣丞相潁陰侯灌嬰擊匈奴匈奴去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留游太原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往擊胡廼反發兵欲襲滎陽於是詔罷丞相兵遣棘蒲侯陳武為大將軍將十萬往擊之祁侯賀為將軍軍滎陽七月辛亥帝自太原至長安廼詔有司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誅誤吏民為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地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亦赦之八月破濟北軍虜其王赦濟北諸吏民與王反者

陳仁錫曰倉卒處置如無事

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毋度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與棘蒲侯太子竒謀反遣人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欲以危宗廟社稷羣臣議皆曰長當棄市帝不忍致法於王赦其罪廢勿王羣臣請處王蜀嚴道邛都帝許之長未到處所行病死上憐之後十六年追尊淮南王長謚為厲王立其子三人為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
十三年夏上曰蓋聞天道禍自然起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繇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於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五月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徙繫長安太倉公無男有

鍾惺曰情辭
婉篤動人

女五人太倉公將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泣迺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妾願沒入為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氏之時晝衣冠異章服以為儆而民不犯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哉朕德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駟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毋繇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

陳仁錫曰曰
未備則除田
租亦非可經
矣

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上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毋以異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十四年冬匈奴謀入邊為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卬上迺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帝親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軍吏卒帝欲自將擊匈奴羣臣諫皆不聽皇太后固要帝帝迺止於是

史記卷十

孝文本紀

九

陳仁錫曰聖
主避諱如避
仇端士避譽
如避敵

登齊禮

歷日縣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
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
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
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其含
祠官致敬毋有所祈是時北平侯張蒼為丞相方明律歷魯人公
孫臣上書陳終始傳五德事言方今土德時土德應黃龍見當改
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與丞相議丞相推以為今水德始明
正十月上黑事以為其言非是請罷之
十五年黃龍見成紀天子廼復召魯公孫臣以為博士申明土德

奈有丁曰以
文帝之賢而
猶不免于惑
釋婚配焉難

事於是上乃下詔曰有異物之神見於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
朕親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毋諱以勞朕有司禮官皆曰古者天
子夏躬親禮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天子始幸雍郊見五帝以
孟夏四月答禮焉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因說上設立渭陽五廟
欲出周鼎當有玉英見
十六年上親郊見渭陽五帝廟亦以夏筮禮而尚赤
十七年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壽於是天子始更為元年今天下大
酺其歲新垣平事覺夷三族
後二年上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

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吾內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怛惕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軼於道以諭朕意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已定始於今年後六年冬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雲中以中大夫令勉為車騎將軍軍飛狐故楚相蘇意為將軍軍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

畫份曰太史公深服孝文醇厚故末復摠敘諸善狀以深著德化亦褒休也

河內守周亞夫為將軍居細柳宗正劉禮為將軍居霸上祝茲侯軍棘門以備胡數月胡人去亦罷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諸侯毋入貢弛山澤減諸服御狗馬損郎吏員發倉庾以振貧民民得賣爵孝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為上常衣緋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敬樸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飭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南越王尉佗自立為武帝然上召貴尉佗兄弟以德報之佗遂去帝稱

金陵星曰如
子等字內包
得蘊藉
陳仁錫曰張
武有代來功
歟爾非察之
庸臣也

臣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惡煩苦
百姓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几杖羣臣如袁盎等稱說雖切常假借
用之羣臣如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上廼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
其心弗下吏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
後七年六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宮遺詔曰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
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矣可甚哀當今之時世
咸喜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
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離寒暑之數哀人之父子傷
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朕

金陵星曰大
臣擅廢立到
底不忘非甚
厚感德孰能
渾然至此哉
晉灼曰踐漢
語作踐徒洗
也
服虔曰當言
大功小功也
應劭曰踐禪
也

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於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
地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
先帝之遺德維年之久長懼於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於
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悲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
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
者皆無踐經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毋發人男女哭臨宮殿
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
得擅哭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不在令
中者皆以此令比率於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

應劭曰皆遺
賢家不絕八
類也

史記

故母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
悍為將屯將軍郎中令武為復土將軍發近縣見卒萬六千人發
內史卒萬五千人歲郭穿復土屬將軍武乙巳羣臣皆頓首上尊
號曰孝文皇帝太子即位於高廟丁未襲號曰皇帝

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詔御史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
樂各有繇聞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
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
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羣生減
嗜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美人重

絕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識皆此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
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乎日月而禮樂
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
宗之功德著於竹帛施於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
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為禮儀奏丞相臣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
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曰
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
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
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

子歲獻祖宗之廟請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
殺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
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真德秀曰太史公於高景二紀不皆不書獨文帝紀凡詔皆稱
見德化之成其於帝之實意故也然則山東老癯扶杖聽詔願
又曰文帝除收擊及內刑求直言除誹謗祠官勸農等詔皆爾
雅溫厚有典誥氣象
盧大經曰漢文帝以七月己亥崩乙己葬總七日耳與窆人之
家斂手足形還葬者何以異景帝必不忍以天下儉其親此殆
文帝之顧命也雖未合中道見亦卓矣文帝此等見解皆自黃
帝以來

又曰霍氏之禍始于縣乘械繫之辱萌于請間

又曰月盜飲酒非剪惡之法絕纓加賜非防淫之具文帝金錢

太宗布絹非刑賞正道

李贄曰歷代詔令多文飾惟孝文詔書字字出肺腑讀之令人

深快蓋深得退一步法自然脚跟穩寔故其詔令不虛也學者

未知黃帝老子之實謂之異端楊朱氏能令天下禍敗吁請細

觀焉身崩而念在民真仁人哉真聖主哉

又曰身崩而念在民真仁人哉真聖主哉

鍾惺曰宋昌有大臣人謙遜愛養至欲自將擊匈奴羣臣諫

不聽何其勇也予嘗謂文帝用兵遠過武帝武帝快一己之志

故常生事文帝在安天下故卒歸于無事大小公私不同

又曰文帝遺詔薄葬其肯本出老莊而一片虛懷謙志發之

不露奇言異迹起人疑怪帝王舉動自應如此不爾是一楊王

孫矣

陳仁錫曰孝文帝年缺不具或有殘簡之失

又曰誅諸呂立藩帝皆因大臣推重至武帝輕大臣國有大故

無一人敢言者
又曰宋昌敢衆折太尉亦是美定大臣無變計也不然廢立在大尉而可激之乎
又曰載諸瑣屑以著文帝細行純備寫出一玄默恭儉之圖

史記卷十終

史記卷十一

孝景本紀第十一

孝景皇帝者孝文之中子也。母竇太后。孝文在代時。前后有三男。及竇太后得幸。前后死。及三子更死。故孝景得立。元年四月乙卯。赦天下。乙巳。賜民爵一級。五月。除田半租。為孝文立太宗廟。令羣臣無朝賀。匈奴入代。與約和親。二年春。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為武陵侯。男子二十而得傳。四月壬午。孝文太后崩。廣川長沙王皆之國。丞相申屠嘉卒。八月。以御史大夫開封侯陶青為丞相。彗星出東北。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

傳音附

卷十一

孝景本紀

後都會反
翔音利

羅一作淮

者二尺、熒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天廷中、置南陵、
及內史、殺翔、為縣、
三年正月乙巳、赦天下、長星出西方、天火燭雒陽東宮、大殿城室、
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
雄渠、反、發兵西鄉、天子為誅晁錯、遣袁盎諭告不止、遂西圍梁、上
乃遣大將軍竇嬰、太尉周亞夫、將兵誅之、六月乙亥、赦亡軍、及楚
元王子莸等、與謀反者、封大將軍竇嬰為魏其侯、立楚元王子平
陸侯劉禮為楚王、立皇子端為膠西王、子勝為中山王、徙齊北王
志為菑川王、淮陽王餘為魯王、汝南王非為江都王、齊王將廬燕

王嘉皆薨

應即曰文帝
除開至此復
置以七國反
備非常也
隆慮音林
閭

四年夏、立太子、立皇子徹為膠東王、六月甲戌、赦天下、後九月、更
以戈陽為陽陵、復置津關、用傳出入、冬、以趙國為邯鄲郡、
五年三月、作陽陵渭橋、五月、募徙陽陵、予錢二十萬、江都大暴風、
從西方來、壞城十二丈、丁卯、封長公主子嬌為隆慮侯、徙廣川王
為趙王、
六年春、封中尉趙綰為建陵侯、江都丞相嘉為建平侯、隴西太守
渾邪為平曲侯、趙丞相嘉為江陵侯、故將軍布為郿侯、梁楚二王
皆薨、後九月、伐馳道樹、殖蘭池、

殖一作填

七年冬、廣粟太子為臨江王、十二月晦日有食之、春免徒隸作陽陵者、丞相青兔、二月乙巳以太尉條侯周亞夫為丞相、四月乙巳立膠東王太后為皇后、丁巳立膠東王為太子、名徹。
中元年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孫平為繩侯、故御史大夫周昌子左車為安陽侯、四月乙巳赦天下、賜爵一級、除禁錮、地動、衡山原都雨雹大者尺八寸。
中二年二月匈奴入燕、遂不和親、三月召臨江王來、即死中尉府。
中夏立皇子趙為廣川王子、寄為膠東王、封四侯、九月甲戌日食。
中三年冬罷諸侯御史中丞、春匈奴王二人率其徒來降、皆封為

列侯、立皇子方乘為清河王、三月彗星出西北、丞相周亞夫死、以御史大夫桃侯劉舍為丞相、四月地動、九月戊戌晦日食、軍東都門外。
中四年三月置德陽宮、大蝗、秋赦徒作陽陵者。
中五年夏立皇子舜為常山王、封十侯、六月丁巳赦天下、賜爵一級、天下大潦、更命諸侯丞相曰相、秋地動。
中六年二月己卯行幸雍、郊見五帝、三月雨雹、四月梁孝王城陽共王汝南王皆薨、立梁孝王子明為濟川王、子彭離為濟東王、子定為山陽王、子不識為濟陰王、梁分為五、封四侯、更命廷尉為大

陳仁錫曰易
名皆雅

理將作少府為將作大匠主爵中尉為都尉長信詹事為長信少
府將行為大長秋大行為行人奉常為太常典客為大行治粟內
史為大農以大內為二千石置左右內官屬大內七月辛亥日食
八月匈奴入上郡
後元年冬更命中大夫為衛尉三月丁酉赦天下賜爵一級中二
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四月大酺五月丙戌地動其蚤食時復動
上庸地動二十二日壞城垣七月乙巳日食丞相劉舍免八月壬
辰以御史大夫縮為丞相封為建陵侯
後二年正月地一日三動鄧將軍擊匈奴酺五日令內史郡不得

鄧真粟反

續音宗

食馬粟沒入縣官令徒隸衣七綬布止馬春為歲不登禁天下食
不造歲省列侯遣之國三月匈奴入鴈門十月相長陵田大旱衡
山國河東雲中郡民疫
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十二月晦雷日如紫五星逆行守
太微月貫天庭中正月甲寅皇太子冠甲子孝景皇帝崩遺詔賜
諸侯王以下至民為父後爵一級天下戶百錢出宮人歸其家復
無所與太子即位是為孝武皇帝三月封皇太后弟蚡為武安侯
弟勝為周陽侯、葵陽陵
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晁

續扶粉反

鍾惺曰深法
妙在不其談
透

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太盛而錯為之
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
謀哉

真德秀曰論七國事以一言斲之曰諸侯太盛而錯為之不
漸也則其初之過制與後之當抑損而不善具見非後世史筆
可及
節以讚曰按衛宏漢書舊儀註云太史公紀景帝本紀極言其
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後坐舉李陵降匈奴故下太史
公蠶室有之言下獄死此紀乃元成間褚先生取班書補之非
大史公本書也
陳仁錫曰景紀用編年例惟書本事而已此必太史公本書非
後人所補也

史記卷十一終

史記卷十二

孝武本紀第十二

孝武皇帝者孝景中子也母曰王太后孝景四年以皇子為膠東
王孝景七年栗太子廢為臨江王以膠東王為太子孝景十六年
崩太子即位為孝武皇帝時年十有六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
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久安薦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
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之明
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
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自殺諸

張晏曰武紀
褚先生補作
也褚先生名
少孫梁相褚
大弟之孫宣
帝時為博士

鄧以讚曰全
錄封禪書文

卷十二

孝武本紀

金隱星曰看
一初字從此
始後遂不勝
言矣
疏音蹄
究音究
陳仁錫曰傷
駕武帝愚態

所興為者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上徵文學之士公孫弘
等明年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
上林中號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悲哀故見神於光復宛
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武
帝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而李少君
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人以之方
蓋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
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帛衣食人皆以
為不治產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

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延言
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盡驚少
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
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少君為神數百歲人也少
君言於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
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
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
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而遣方士入海
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為黃金矣居久之李少

齊音劇

鍾道德反

史言

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也而使黃鍾火寬舒受其方求蓬萊
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齋恠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毫
人薄誘忌秦祠秦一方曰天神貴者秦一秦一佐曰五帝古者天
子以春秋祭秦一東南郊用太牢具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
是天子令犬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
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具祠神三天一地一秦一天子
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秦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
者天子常以春秋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
一青牡馬秦一臯山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

陳仁錫曰通
篇俱寫武帝
為方士所弄

王夫人漢
書作李夫

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秦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
鹿以其皮為幣以發瑞應造白金馬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鹿
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薦
五時時加一牛以燎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於天地於是濟北
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受之更以他
縣償之常山王有臯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
山為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邦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
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術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
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

漢仁錫曰羅
無百家之言
安得有神仙
之感董子其
先見

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不、象、神、神、物、
不、至、迺、作、畫、雲、氣、車、及、各、以、豚、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為、
臺、室、畫、天、地、泰、一、諸、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
不、至、迺、為、帛、書、以、飯、牛、詳、弗、知、也、言、此、牛、腹、中、有、奇、殺、而、視、之、得、
書、書、言、甚、怪、天、子、疑、之、有、識、其、手、書、問、之、人、果、偽、書、於、是、誅、文、成、
將、軍、而、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桐、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
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至、不、愈、游、水、發、根、迺、言、曰、上、
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
曰、天、子、毋、憂、病、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幸、甘、泉、病、良、

金隱星曰不
語年次只用
是年其明年其
後年其明年其
其春之類要
見武帝心忙
意亂大底此
事正不欲以

已、大、赦、天、下、置、壽、宮、神、君、神、君、最、貴、者、大、夫、其、佐、曰、大、禁、司、命、之、
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音、與、人、言、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也、
居、室、帷、中、時、畫、言、然、常、以、夜、天、子、被、然、後、入、因、巫、為、主、人、關、飲、食、
所、欲、者、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
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毋、絕、殊、
者、而、天、子、獨、喜、其、事、秘、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
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長、星、曰、元、光、三、元、以、郊、得、
一、角、獸、曰、元、符、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
土、毋、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等、議、天、地、牲、角、繭、

他端問之然
而本紀體不
當如是
惟音誰

史記
果今陛下親祀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
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
上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
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為周子
南君以奉先王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停尋於泰山矣其春樂
成侯上書言樂大樂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為
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姪為康王后母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為王
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得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
自媚於上乃遣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恨

陳仁錫曰仙
之不可求亦
以非有求于
人故

其早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悅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
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
為臣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乎方臣數言康王康王
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
可致也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
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者求之
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容禮待之勿卑使各佩
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
致也於是上使先驢小方鬪旗旗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

○黃金不就延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金印佩天士將軍地
士將軍大通將軍天道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間
者河溢阜陸隄絲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
通馬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
大為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輿斥車馬惟帳器物以充其
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齋金萬斤更名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
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所給連屬於道自太主將相以下皆置酒
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
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弗臣也而佩天

陳仁錫曰神
鬼誰辨可謂
誕矣公于經
史不雜一語
而頗炫於當
世何無捧言
哉

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
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治裝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
數月佩六印貴振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搃腕而自言有禁
方能神僊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為民祠魏睢后土營旁見地
如鉤狀培視得鼎鼎大異於眾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
東太守勝脈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錦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
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晏温有黃雲蓋焉有庶過上自射
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間者河溢
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年豐庶未有報鼎曷為

竊音騰

出哉有司皆曰聞昔太帝與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
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鷓烹
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遷於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伏而不
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鼯鼎及鼯不虞不鷚胡考之休今鼎
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為符
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饗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
焉鼎宜見於祖禰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以可人海求蓬萊者言
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經遺望氣佐候其氣云其
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

厚當作兵

功作公

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
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侯問於鬼史區區對曰黃帝得
寶鼎神笑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
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得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
登於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
事已決矣尚何以為卿因嬖人奏之上木說○召問卿對曰受此書
申功申功已死上曰申功何人也卿曰申功齊人也與安期生通
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漢之聖者在
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

○此時尚有此人

帝得上泰山封申功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遊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乃斲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吏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顛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千餘人龍迺上去餘小臣不得上迺悉持龍顛龍顛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迺抱其弓

與龍胡顛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躡耳迺拜卿為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空桐幸甘泉合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壇敬薄忌泰一壇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泰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後一聲牛以為俎豆宰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為餼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昨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羣在庶中水而洵之祭日以牛祭日以羊羣持泰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

餼竹尚反

史言

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泰一如雍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旁壇旁烹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祀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泰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為泰一鋒名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微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

光一作夜

狂一作祀

陳仁錫曰欺
美至此亦武
帝自受其欺
美耳

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讐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若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無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迺可致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其年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之樂今郊祠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祀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秦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

卷十二

孝武本紀

九

澤古釋字

及瑩侯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澤旅然後封禪
 迺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澤兵須如上曰吾
 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
 既至甘泉為且用事泰山先類祠秦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
 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
 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者合不死之名也秦
 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
 命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
 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效黃帝以嘗接神僊人

金隱星曰名
 會自欺一時
 痴狂可笑

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以不能辯
 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上為封祠罷示羣儒羣
 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
 封事於是上絀偃霸盡罷諸儒弗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嶽
 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
 是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東上泰山山之草木葉未
 生迺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顛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
 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迺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
 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

見一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
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跡未信及羣臣
有言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宿留海上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僊
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
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
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
則有玉牒書書秘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
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
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

五色土蓋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祠兕旄牛
犀象之屬弗用皆至泰山然後去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
起封中天子從封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
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弗任維德菲薄不則於禮樂脩祀泰
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依依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
至於梁父而后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
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毋出今年租
稅其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
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

史記

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禪泰山，既無風雨，雷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山，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異。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廼遂去，望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返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年。其秋，有星彗於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彗於二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其星出，如瓠食頃，復入焉。」有司言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泰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泰祝之饗。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見天子。

非音佩

留音秀

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毋所見，見大人跡，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早，於是天子既出，毋名，廼禱萬里沙，過祠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南越，越人勇之，廼言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至百六十歲。後世謾怠，故衰耗。廼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焉。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上往常處，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觀如緱氏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

史記 卷十二

孝武本紀

十二

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
 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僊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
 宮室、夏有芝生殿防內、中天子為塞河、興通天臺、若有光云、延下
 詔曰、甘泉防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
 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
 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四中道、巡之春至鳴澤、
 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潛之天柱山、號
 曰南嶽、浮江自尋陽出、樞陽過彭蠡、祀其名山、川北至瑯邪、並海
 上、四月中至奉高、修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陞古時有明

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
 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園宮
 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
 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五年修封、則祠泰一五
 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
 天子從崑崙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
 有秘祠其顛、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
 祠焉、泰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
 歷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



明堂每修封禪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
敬拜泰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異遇之
十一月乙酉柏梁裁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渤海
將以望祠蓬萊之屬異至殊庭馬上還以柏梁裁故朝受計甘泉
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廼治明庭明庭甘泉也
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
諸侯邱勇之廼曰越俗有火裁復起屋必以大用膠服之於是作
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
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泰

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
堂壁門大鳥之屬廼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餘丈輦道相屬焉
夏漢改曆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宮名更印章以五字因為太
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誼旬
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芬不備廼命祠官
進時犢牢具五色食所勝而以木耜馬代駒馬獨五帝用駒行親
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耜馬代行過廼用駒他禮如
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為
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明年上

親禮祠上帝衣上黃馬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鉅
岐伯今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
其至東泰山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廼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
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禪祠
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卽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閭也故上親
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還過祭常山今天子所興祠秦一
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薄忌秦一及三一冥
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
如八神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祀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
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弗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
歲而還徧於五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
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跡為解無其效天子益怠厭
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終羈縻弗絕莫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祠
神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
語究觀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
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至若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
則有司存焉

史記卷十二終

索隱曰諸先生補史記今集武帝事以編今止取封禪書補
之信其才之薄也
茅坤曰武帝紀並本封禪書竊謂武帝雄才大略又太史公所
躬親本末何漫至此愚意孔子修春秋而當時御大夫猶有欲
害之者豈腐刑以後太史公多戒心遂毀其書而不出耶
陳仁錫曰太史公自敘作今上本紀第十二後人悉改今上為
孝武失其傳矣
又曰子長作今上本紀大槩與景紀一例武帝以為謗書而削
之故亡其篇焉
又曰太史公以孝武時人紀孝武時事則多微辭如孔子春秋
于定哀之間是也惜乎今亡其紀無可考見爾
又曰一篇撮是好神仙三字而反覆敷演善則歸君果如是乎

史記卷十三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三代世表第一

索隱曰按此表依帝像及系本其寔欽五帝三代而篇唯名三代系表者以三代皆出自五帝
王維禎曰表序篇篇佳
鄧以讚曰句法古質然有態與五帝本紀論同調
揚慎曰自殷二句為一篇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
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
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故疑則傳疑蓋其
慎也余讀謀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謀終始五德之傳
古文咸不同乎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於是以五帝繫
謀尚書集世紀黃帝以來記共和為世表

史記

帝啓

伐有尾
作甘誓

帝太康

帝仲康

太康弟

帝相

帝少康

相土生公劉生
昌若慶節

昌若生慶節生
曹圃曹皇僕皇

冥生振
弟僕生差

振生微
公非生

微生報
高圃高

報丁生亞圃生
報乙報公祖類

帝予

帝槐

帝芒

槐音回

芒一作荒

乙生報
丙生報

報丙生公祖類
主壬生太王

主癸生亶父生
天乙是季歷季

從湯至王昌益
黃帝十易卦

卷十三

三代世表

三

史記

帝泄

帝不降

帝局不降弟

帝廩

帝孔甲不降子好鬼神淫亂不好德二龍去

帝皐

帝發

帝履癸是燕

從禹至桀十七世從黃帝至桀二十世

漢志云夏后氏世十七

土四百三十二歲

陳仁錫曰從

黃帝至湯十

八世今作十

七世誤

殷湯代夏氏從黃帝至湯十七世

帝外丙湯太子太丁蚤卒故立次弟外丙

帝仲壬外丙弟

帝太甲故太子太丁子淫伊尹放之桐宮三年悔過自責伊尹乃迎之復位

帝沃丁伊尹卒

帝太康沃丁弟

帝小甲太康弟殷道衰諸侯或不至

帝雍巳小甲弟

帝太戊雍巳弟以桀殺生稱中宗

卷十三

三代世表

四

史記

帝中丁

帝外壬 弟中丁

帝河亶甲 弟外壬

帝祖乙

帝祖辛

帝沃甲 弟祖辛

帝祖丁 子祖辛

帝南庚 子沃甲

帝陽甲 子祖丁

帝盤庚 陽甲弟 徙河南

帝小辛 弟盤庚

帝小乙 弟小辛

帝武丁 雉升鼎耳 雉得 傳說稱高宗

帝祖庚

帝甲 祖庚弟 淫

帝廩辛

帝康丁 廩辛弟 殷 徙河北

帝武乙 慢神 震死

卷十三

三代世表

五

帝太丁

帝乙殷蓋

帝辛紂是為紂

從湯至紂二十九世從黃帝至紂四十六世

周武王代殷

從黃帝至武王十九世

魯 齊 晉 秦 楚 宋 衛 陳 蔡 曹 燕

成王誦

周公太公唐叔惡來熊繹微子康叔胡公叔度叔振召公

旦 尚 虞

助紂釋父 父飛鸞熊啟

滿 鐸 奭

漢志云殷總世二十王六百二十九歲
陳仁錫曰從黃帝至武王二十世
陳仁錫曰衛康林封今本歲下缺封字

康王釗

利錯四十餘年

昭王瑕

南巡不返不赴諱之

穆王滿

作甫刑荒服不至

共王伊扈

魯公丁公晉侯女防熊又微仲康伯申公蔡仲
伯禽呂伋蔡伯太伯
考公乙公武侯旁舉熊黹宋公考伯相公蔡伯太伯
考公乙公武侯旁舉熊黹宋公考伯相公蔡伯太伯

九世至惠侯

揚公癸公成侯大儿熊勝丁公嗣伯考公宮侯仲君
考公癸公成侯大儿熊勝丁公嗣伯考公宮侯仲君

幽公哀公厲侯大駱熊煬蔣公夷伯慎公厲侯宮伯
幽公哀公厲侯大駱熊煬蔣公夷伯慎公厲侯宮伯

陳仁錫曰衛考伯今本考作考誤

陳仁錫曰整
公衍文

陳仁錫曰自
武王伐紂至
厲王流彘凡
二百八十一
年漢志云周
凡三十六五
八百六十七
歲

懿王堅

周道衰詩人作刺

考王方

懿王弟

夷王燮

懿王子

厲王胡

以惡聞過亂出
奔遂死於彘

共和

二伯行政

魏公胡公靖侯非子熊渠場公靖伯幽公武侯孝伯

厲公獻公
弒胡
秦侯熊無厲公貞伯釐公
夷伯

獻公武公
公伯熊鵞釐公頃侯

厲公
秦仲熊延
釐侯

弟
真公
熊勇

弟
真公

弟

張夫子問褚先生曰詩言契后稷皆無父而生今按諸傳記咸言有父父皆黃帝子也得無與詩謬乎褚先生曰不然詩言契生於卯后稷人迹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奈何無父而生乎一言有父一言無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故兩言之堯知契稷皆賢人天之所生故封之契七十里後十餘世至湯至天下堯知后稷子孫之後王也故益封之百里其後世且千歲至文王而有天下詩傳曰湯之先為契無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於玄丘水有燕銜卵墮之契母得故舍之誤吞之即生契契生而賢堯立為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

茲茲益大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社苦芒、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商者質殷號也、文王之先為后稷、后稷亦無父而生、后稷母為
姜嫄、出見大人、蹟而履踐之、知於身、則生后稷、姜嫄以為無父、
賤而棄之、道中牛羊避不踐也、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指之大
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恠之、於是知其天子、乃取長之、堯知其賢
才、立以為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啟初
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孔子曰、昔者堯命契為子氏、
為有湯也、命后稷為姬氏、為有文王也、太王命季歷、明天瑞也、
太伯之吳、遂生源也、天命難言、非聖人莫能見、舜禹契后稷皆

黃帝子孫也、黃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澤深後世、故其子孫皆
復立為天子、是天之報有德也、人不知、以為祀從布衣匹夫起
耳、夫布衣匹夫、安能無故而起、王天下乎、其有天命然、黃帝後
世、何王天下之久遠邪、曰、傳云、天下之君王、為萬夫之黔首、請
贖民之命者、帝有福萬世、黃帝是也、五政明、則修禮義、因天時、
舉兵征伐而利者、王有福千世、蜀王黃帝後世也、至今在漢西
南、五千里、常來朝降輸獻於漢、非以其先之有德澤流後世邪、
行道德、豈可以忽乎哉、人君王者、舉而觀之、漢大將軍霍子孟
名光者、亦黃帝後世也、此可為博聞遠見者言、固難為淺聞者

史記

楊慎曰按此
符命不起于
袁平矣

說也何以言之古諸侯以國為姓霍者國名也武王封弟叔處
 於霍後世晉獻公滅霍公後世為庶民往來居平陽平陽在河
 東河東晉地分為魏國以詩言之亦可為周世周起后稷后稷
 無父而生以三代世傳言之后稷有父名高辛高辛黃帝曾孫
 黃帝終始傳曰漢興百有餘年有人不短不長出白燕之鄉持
 天下之政時有嬰兒主卻行車霍將軍者本居平陽白燕臣為
 郎時與方士考功會旗亭下為臣言豈不偉哉
 桓譚曰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年上並效周譜旁行者橫書也
 斜上者斜曲而上以墨絲繫屬其世次也今本世表有旁行而
 無斜上蓋失太史公之意義弘深始學者多不能達三代世表以
 呂伯恭曰史記十表意義弘深始學者多不能達三代世表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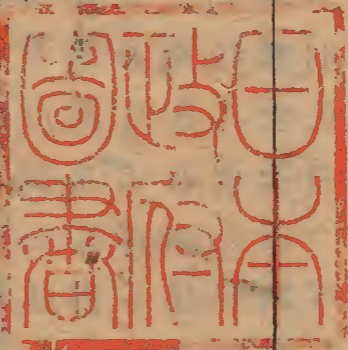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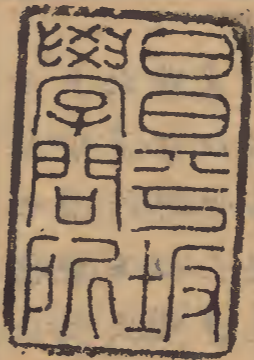
世系為主所以觀百世之木支也黃帝之初先列譜系以祖宗
 為經以子孫為緯則五帝三王皆出於黃帝可知矣周成王之
 後詳列諸侯以世為經以國為緯則親疎之相輔可知矣帝顓
 頊以下周武王之繼統可知矣
 索隱曰褚先生蓋腐儒也設主客引詩傳云契棄無父及據帝
 系皆帝嚳之子是也而未引蜀主霍光竟欲證何事而言之不
 經燕微正史云豈不偉哉亦何誣也
 陳仁錫曰史之為表也一經一緯從行曰經橫行曰緯三代世
 表以帝王世為經其屬為緯然世屬長短參差不齊以殷之屬
 十七君與夏之世十七王大略相當至周之屬十七君與夏殷
 之世四十七王則長周而當夏殷三王之屬十七君與夏殷周
 二屬牽連橫書殷屬終帝嚳之後周之世與列侯之屬長短亦
 帝嚳有世而無屬又自成王以後周之世與列侯之屬長短亦
 不相常皆絲後人抄錄之訛也
 又曰唐虞三代之系皆出於黃帝周厲夏殷千餘年傳世十六
 此太史公之疎略也元儒固已辨其失矣善乎金履祥之言曰
 遷為漢史紀漢之初已不知高帝世系父太公而亡其名母劉

卷十三

三代世表

九

媪而亡其姓況三代以前二千年所傳聞者尚足信乎



世系... 主... 公... 國... 世... 心... 木... 支... 出... 黃... 帝... 之... 子... 孫... 也... 凡... 方... 十...

